容齋續筆　一

容齋續筆目録

卷第一　十八則

顔魯公　戒石銘
雙生子　李建州
侍從官　存亡大計
唐人詩不傳　秦誓四語
重陽上巳改日　田宅契券取直
公子奚斯　唐藩鎮幕府
文中子門人　晉燕用兵
李衛公帖　王孫賦

漢郡國諸官　　漢獄名

卷第二　十八則

權若訥馮澥　　歲旦飲酒
存歿絶句　　湯武之事
張釋之傳誤　　張于二廷尉
漢唐置郵　　龍且張步
義理之說無窮　　開元五王
巫蠱之禍　　唐詩無諱避
李晟傷國體　　元和六學士
一傳誤後世　　卜子夏
父子忠邪　　蘇張說六國

卷第三　十八則

一定之計　　秋興賦
太史慈　　謚法
漢文帝受言　　丹青引
詩國風秦中事　　詩文當句對
東坡明正　　臺諫不相見
執政四入頭　　無望之禍
燕說　　折檻行
李雲陳元達　　杜老不忘君

栽松詩　烏鵲鳴

卷第四　十七則

淮南守備　周世宗
賀並國　鄭權
黨錮牽連之賢　漢代文書式
資治通鑑　弱小不量力
田横吕布　中山宜陽
相六畜　卜筮不同
日者　柳子厚黨叔文
漢武心術　禁天高之稱
宣和冗官

卷第五　十三則

秦隋之惡　漢唐二武
玉川子　銀青階
買馬牧馬　杜詩用字
唐虞象刑　崔常平李
盜賊怨官吏　作詩先賦韻
后妃命數　公為尊稱
臺城少城

卷第六　十五則

嚴武不殺杜甫　王嘉薦孔光
朱温三事　文字潤筆
漢舉賢良　戊爲武
怨耦曰仇　說文與經傳不同
周亞夫　煬王煬帝
鄭莊公　百六陽九
左傳易筮　鍾繇自劾
大義感人

卷第七　十七則

田租輕重　女子夜績

淮南王　薛國久長
建除十二辰　俗語算數
任文用事　五十絃瑟
遷固用疑字　僭亂的對
月不勝火　靈臺有持
董仲舒災異對　李正己獻錢
宣室　昔昔鹽
将帥當事

卷第八　十五則

蓍龜卜筮　地名異音

韓嬰詩 五行衰絶字
漢表所記事 蕭何紿韓信
彭越無罪 蜘蛛結網
孫權稱至尊 康山讀書
列國城門名 緇塵素衣
去國立後 詩詞改字
姑舅爲婚

卷第九 十四則

三家七穆 貢薛爲康
兒寬張安世 深溝高壘
生之徒十有三 臧氏二龜
有扈氏 太公丹書
漢景帝 蕭何先見
史漢書法 薄昭田蚡
文字結尾 國初古文

卷第十 十七則

經傳煩簡 曹參不薦士
漢初諸將官 漢官名
漢唐輔相 漢武留意郡守
菩薩蠻 唐諸生束脩

范德孺帖　民不畏死
天下有奇士　易卦四德
孫堅起兵　孫權封兄策
踰年改元　賊臣遷都
輿地道里誤

卷第十一　十五則

古錞于　孫玉汝
唐人避諱　髙鍇取士
兵部名存　武官名不正
名將晚謬　唐帝稱太上皇

楊諒注荀子　昭宗相朱朴
楊國忠諸使　祖宗朝宰輔
百官避宰相　百官見宰相
東坡自引所爲文

卷第十二　十二則

婦人英烈　無用之用
龍筋鳳髓判　唐制舉科目
淵有九名　東坡論莊子
列子書事　天生對偶
銅雀灌硯　崔斯立

漢書注冗　古跡不可考

卷第十三　十四則

科舉忌諱　下第再試
試賦用韻　正元制科
貽子錄　金花帖子
物之小大　郭令公
紀年兆祥　民俗火葬
太史日官　汲冢周書
曹子建論文　雨水清明

卷第十四　十七則

尹文子　帝王訓儉
用計臣爲相　州縣牌額
盧知猷　忌諱忌惡
陳涉不可輕　士匄韓厥
孔墨　玉川月蝕詩
詩要點檢　周蜀九經
冢宰治內　宰相爵邑
楊子一毛　李長吉詩
子夏經學

卷第十五　十三則

紫閣山村詩　李林甫秦檜
注書難　書易脫誤
南陔六詩　紹聖廢春秋
王韶熙河　書籍之厄
逐貧賦　澗松山苗
男子運起寅　宰我作難
古人占夢

卷第十六　十六則

高德儒　唐朝士俸微
計然意林　思頡詩
劉蕡下第　酒肆旗望
賢宰相遺讖　宋齊丘
鹹杬子　月中桂兔
唐二帝好名　周禮非周公書
醉尉亭長　三易之名
忠臣名不傳　唐人酒令

容齋續筆目録

凡二百四十九則

容齋續筆卷第一　十八則

是書先已成十六卷淳熙十四年八月在禁林日入侍

至尊壽皇聖帝清閒之燕

聖語忽云近見甚齋隨筆邁竦而對曰是臣所著容齋

隨筆無足采者

上曰聯有好議論邁起謝退而詢之乃婺女所刻賈人

販鬻于書坊中貴人買以入遂塵

乙覽書生遭遇可謂至榮因復裒臆說綴于後懼與前

書相亂故別以一一數而目曰續亦十六卷云紹熙三

年三月十日邁序

顏魯公

顏魯公忠義大節照映今古豈唯唐朝人士罕見比倫自漢以來殆可屈指也考其立朝出處在明皇時爲楊國忠所惡由殿中侍御史出東都平原肅宗時以論太廟築壇事爲宰相所惡由御史大夫出馮翊爲李輔國所惡由刑部侍郎貶蓬州代宗時以言祭器不飭元載以爲誹謗由刑部尚書貶峽州德宗時不容於楊炎由吏部尚書換東宮散秩盧杞之擅國也欲去公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公往見之責其不見容由是銜恨切骨是時年七十有五竟墮杞之詭計而死議者痛之嗚呼公

旣知杞之惡已盡因其方鎮之問欣然從之不然則高舉遠引挂冠東去杞之所甚欲也而乃眷眷京都終不自爲去就以蹈危機春秋責備賢者斯爲可恨司空圖隱於王官谷柳璨以詔書召之圖陽爲衰野墮笏失儀得放還山璨之姦惡過於杞圖非公之比也卒全身於大亂之世然則公之委命賊手豈不大可惜也哉雖然公因困於淮西屢折李希烈卒之捐身徇國以激四海義烈之氣正元反正實爲有助焉豈天欲全畀公以萬世之名故使一時墮於橫逆以成始成終者乎

戒石銘

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太宗皇帝書此以賜郡國立於廳事之南謂之戒石銘案成都人景煥有野人閑話一書乾德三年所作其首篇頌令箴載蜀王孟昶爲文頒諸邑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爲戒體朕深思凡二十四句昶區區愛民之心在五季諸僭僞之君爲可稱也但語言皆不工唯經表出者詞簡理盡遂成王言蓋詩家所謂奪胎換骨法也

雙生子

今時人家雙生男女或以後生者爲長謂受胎在前或以先生者爲長謂先後當有序然固有經一日或亥子時生則弟乃先兄一日矣辰時爲弟巳時爲兄則弟乃先兄一時矣按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何休注云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其雙生也質家据見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後生乃知長幼之次自商周以來不同如此

李建州

建安城東二十里有梨山廟相傳爲唐刺史李公祠寺守郡日因作祝文曰亟回良眷書吏持白回字犯相公名請改之盖以爲李回也後讀文藝李頻傳懿宗時頻爲建州刺史以禮法治下時朝政亂盜興相推敓而建賴頻以安卒官下州爲立廟梨山歳祠之乃證其爲頻繼徃禱而祝之云俟獲感應則當刻石紀實已而得雨遂爲作碑偶閱唐末人石文德所著唐朝新纂一書正紀頻事云除建州牧卒於郡曹松有詩悼之曰出旌臨建水謝世在公堂苦集休藏篋清資罷轉郎瘴中無子奠嶺外一妻孀恐是浮吟骨東歸就故鄉其身後事落拓如此傳又云頻喪歸壽昌父老相與扶柩葬之天下亂盜發其冢縣人隨加封掩則無後可見云稽神録載一事亦以爲回徐鉉失於不審也

侍從官

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爲侍從官令文所載也紹興三十一年元顏亮死于廣陵

車駕將幸建康從官列銜上奏乞同班入對時湯岐公以大觀文爲行宮留守寄聲欲聯名衆以名位不同爲辭岐公曰思退亦侍從也然竟不克從紹熙二年吏部

鄭尚書僑上章乞薦士詔令在內近臣臺諫在外侍從各舉六人堪充朝士者吏部遍牒但及內任從官與在外待制以上而前宰相執政皆不預安有從官得薦人而舊弼乃不然有司之失也

存亡大計

國家大策係於安危存亡方變故交切幸而有智者陳至當之謀其聽而行之當如捧漏甕以沃焦釜而愚荒之主暗於事幾且惑於讒佞孱懦者之言不旋踵而受其禍敗自古非一也曹操自將征劉備田豐勸袁紹襲其後紹辭以子疾不行操征烏戎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後皆為操所滅唐兵征王世充於洛陽竇建德自河北來救太宗屯虎牢以扼之建德不得進其臣淩敬請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蹈無人之境取勝可以萬全關中駭震則鄭圍自解諸將曰淩敬書生何為知戰事其言豈可用建德乃謝敬其妻曹氏又勸令乘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圍何憂不解建德亦不從引衆合戰身為人擒國隨以滅唐莊宗既取河北屯兵朝城梁之君臣謀數道大舉令董璋引陝虢澤潞之兵趣太原霍彥威以汝洛之兵寇鎮定王彥章以禁

軍攻鄆州段凝以大軍當莊宗莊宗聞之深以為憂而段凝不能臨機決策梁主又無斷遂以致亡石敬瑭以河東叛耶律德光赴救敗唐兵而圍之廢帝問策於群臣時德光兄贊華因爭國之故亡歸在唐吏部侍郎龍敏請立為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虜必有内顧之憂然後選募精銳以擊之此解圍一策也帝深以為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决唐遂以亡皇家靖康之難胡騎犯闕孤軍深入後無重援亦有出奇計乞用師擣燕者天未悔禍噬臍弗及可勝嘆哉

唐人詩不傳

韓文公送李礎序云李生温然為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誦於時又盧尉墓誌云君能為詩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在紙凡千餘篇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為詩任登封尉盡寫所為詩投留守鄭餘慶鄭以書薦於宰相觀此則李盧二子之詩多而可傳又裴迪與王維同賦輞川諸絶載於維集此外更無存者杜子美有寄裴十詩云知君苦思緣詩瘦乃迪也其能詩可知今考之唐史藝文志凡別集數百家無其書其姓名亦不見於他人文集諸類詩文中亦無一篇白樂天作元宗簡集序云著

格詩一百八十五律詩五百九至悼其死曰遺文三十軸軸軸金玉聲謂其古常而不鄙新奇而不怪今世知其名者寡矣而況於詩乎乃知前賢遺稾湮没非一貞可惜也

桼誓四語

孔安國古文尚書自漢以來不列於學官故左氏傳所引者杜預輒注爲逸書劉向説苑臣術篇一章云桼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漢武帝元朔元年詔責中外不興廉舉孝有司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其語與説苑所載正同而諸家注釋至于顏師古皆不能援以爲證今之桼誓初未嘗有此語也漢宣帝時河内女子得桼誓一篇獻之然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引桼誓同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今不復可考

重陽上巳改日

唐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爲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府司供帳事繁又俯近上巳曲江賜宴奏請改日上曰去年

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乎且至日重陽附有定日而至展一旬乃知鄭谷所賦十日菊詩云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亦為未盡也唯東坡公有菊花開時即重陽之語故記其在海南藝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酒作重九云

田宅契券取直

隋書志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為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以為常以人競商販不為田業故使均輸欲為懲勸雖以此為辭其實利在侵削也今之牙契投稅正出於此田宅所係者大奉行唯謹至於奴婢馬牛雖著於令甲民不復問然官所取過多并郡邑導行之費蓋百分用其十五六又皆買者獨輸故為數多者率隱減價直賒立歲月坐是招激詐訐頃嘗因奏對上章乞蠲其半使民不作偽以息爭則自言者必多亦以與為取之義既下有司而戶部引條制沮其說

公子奚斯

閟宮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其辭只謂奚斯作廟義理甚明鄭氏之說亦云作姜嫄廟也而楊子法言乃曰

正考甫嘗睎尹吉甫公子奚斯睎正考甫宋咸注文以謂奚斯慕考甫而作魯頌蓋子雲失之於前而宋又成其過耳故吳祕又巧為之說曰正考甫商頌蓋美禘祀之事而奚斯能作閟公之廟亦睎詩之教也而魯頌美之於義迂矣司馬溫公亦以謂奚斯作閟宮之詩兼正考甫只是得商頌於周大師耳初非自作也班固王延壽亦云奚斯頌魯後漢曹褒曰奚斯頌魯考甫詠商注引薛君韓詩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皆相承之誤

唐藩鎮幕府

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從諸藩府辟置為重觀韓文公送石洪溫造二處士赴河陽幕序可見禮節然其職甚勞苦故亦或不屑為之杜子美作從劒南節度嚴武辟為參謀作詩二十韻呈嚴公云胡為來幕下只合在舟中束縛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稍太簡遂怱怱曉入朱扉啓昏歸畫角終不成尋别業未敢息微躬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而其題曰遣悶意可知矣韓文公從徐州張建封辟為推官有書上張公云受牒之明日使院小吏持故事節目十餘事來其中不可者自九月至二月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輙不許出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寅而

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苟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杜韓之言大略相似云

文中子門人

王氏中說所載門人多正觀時知名卿相而無一人能振師之道者故議者往往致疑其最所稱高第曰程仇董薛考其行事程元仇璋董常無所見獨薛收在唐史有列傳蹤跡甚爲明白收以父道衡不得死於隋不肯仕聞唐高祖興將應義舉郡通守堯君素覺之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正在丁丑戊寅歲中丁丑爲大業十三年又爲義寧元年戊寅爲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煬帝遇害於江都蓋大業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寢疾而終殊與收事不合歲年亦不同是爲大可疑者也又稱李靖受詩及問聖人之道靖既云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恐必無此也今中說之後載文中次子福畤所錄云杜淹爲御史大夫與長孫太尉有隙予按淹以正觀二年卒後二十一年高宗即位長孫無忌始拜太尉其不合於史如此故或者疑爲阮逸所作如所謂薛收元經傳亦非也

晉燕用兵

萬事不可執一法而兵爲甚晉文公圍曹攻門者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言若將發冢者師遷焉曹人兇懼因其兇而攻之遂入曹燕將騎劫攻齊即墨田單縱反間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燕軍乃盡掘冢墓燒死人齊人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已而果敗燕軍觀晉燕之所以用計則同而其成敗頓異者何邪晉但舍於墓陽爲若將發冢故曹人懼而燕真爲之以激怒齊人故爾

李衛公帖

李衛公在朱崖表弟某侍郎遣人餉以衣物公有書答謝之曰天地窮人物情所棄雖有骨肉亦無音書平生舊知無復弔問閣老至仁念舊再降專人兼賜衣服器物茶藥至多開緘發紙涕咽難勝大海之中無人拯恤資儲蕩盡家事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絕食塊獨窮悴終日苦飢唯恨垂没之年須作餒而之鬼十月末伏枕七旬藥物陳裛又無醫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書後云閏十一月二十日從表兄崖州司户參軍同正李德裕狀侍郎十九弟案德裕以大中二年十月自潮州司馬貶崖州所謂閏十一月正在三年蓋到崖才十餘月爾而

窮困若生已如是唐書本傳云貶之明年卒則是此書旣發之後旋踵下世也當是時宰相皆其怨仇故雖骨肉之親平生之舊皆不敢復通音問而某侍郎至於再遣專使其爲高義絶俗可知惜乎姓名不可得而考耳此帖藏禁中後出付祕閣今勒石于道山堂西紹興中趙忠簡公亦謫朱崖士大夫畏秦氏如虎無一人敢輒寄聲張淵道爲廣西帥屢遣兵校持書及藥石酒麴爲餽公嘗答書云鼎之爲已爲人一至於此其述酸寒苦厄之狀略與衞公同旣而亦終於彼手札今尚存于張氏姚崇曾孫勗爲李公辱善及李譜遂擿索支黨無敢通勞問旣居海上家無資病無湯劑勗數饋餉候問不傳時爲辱薄其某侍郎之徒與

王孫賦

王延壽王孫賦載於古文苑其辭有云顏狀類乎老翁軀體似乎小兒謂猴也乃知杜詩顏狀老翁爲盖出諸此

漢郡國諸官

西漢鹽鐵膳羞陂湖工服之屬郡縣各有司局幹之其名甚多然居之者罕嘗見於史傳今略以地理所載言之凡鐵官三十八鹽官二十九工官九皆不暇紀其處自餘若京兆有船司空爲主船官太原有挏馬官主牧

馬（元名冢馬官）遼東有牧師官交趾有羞官南郡有發弩官巖道有木官冊陽有銅官桂陽有金官南海有涯浦官南郡江夏有雲夢官九江有陂官湖官朐忌魚復有橘官鄱陽黃金采主采金亦有官在內則奉常之均官食官司農之斡官少府之大官主膳食湯官主餅餌導官主擇米如是者蓋以百數

漢獄名

漢以廷尉主刑獄而中都官獄亦不一宗正屬官有左右都司空鴻臚有別火令丞郡邸獄少府有若盧獄令考工共工獄執金吾有寺互都船獄又有上林詔獄水司空掖受祕獄暴室請室居室徒官之名張湯傳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東漢志云孝武帝所置世祖皆省志東漢洎唐雖鞫囚非一處然不至如是其多國朝廷有大理及臺獄元豐紹聖間蔡確章子厚起同文館獄之類非故事也

容齋續筆卷第一

容齋續筆卷第二（十八則）

權若訥馮澥

唐中宗既流殺五王再復武氏陵廟右補闕權若訥上疏以爲天地日月等字皆則天能事賊臣敬暉等輕紊前規削之無益於淳化存之有光於孝理又神龍制書一事以上並依正觀故事豈可近捨母儀遠尊祖德疏奏手制褒美

欽宗在位懲王安石蔡京之誤國政事悉以

仁宗爲法左諫議大夫馮澥上言

仁宗皇帝陛下之高祖也

神宗皇帝陛下之祖也子孫之心寧有厚薄王安石司馬光皆天下之大賢其優劣等差自有公論頤無作好惡允執厥中則是非自明矣詔牓朝堂侍御史李光駁之不聽復爲右正言崔鶠所擊宰相不復問而遷澥吏部侍郎按君訥與澥兩人議論操持絕相似蓋澥在崇寧中首上書乞廢元祐皇后自選人除寺監丞其始終大節不論可見建炎初元乃超居政地公議憤之

歲旦飲酒

今人元日飲屠酥酒自小者起相傳已久然固有來處後漢李膺杜密以黨人同繫獄值元日於獄中飲酒曰正旦從小起時鏡新書晉董勛云正旦飲酒先飲小者何也勛曰俗以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時故後飲酒初學記載四民月令云正旦進酒次第當從小起以年小者起先唐劉夢得白樂天元日舉酒賦詩劉云與君同甲子壽酒讓先杯白云與君同甲子歲酒合誰先白又有歲假內命酒一篇云歲酒先拈辭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顧況云不覺老將春共至更悲攜手幾人全還丹寂寞羞明鏡手把屠酥讓少年裴夷直云自知年幾偏應少先把屠酥不讓春儻更数年逢此日還應

惆悵羨他人成文幹云戴星先捧祝尭觴鏡裏堪驚兩鬢霜好是燈前偷失笑屠蘇應不得先嘗方千云纔酌屠蘇定年齒坐中皆笑鬢毛斑然則尚矣東坡亦云但把窮愁博長健不辭醉後飲屠酥其義亦然

存殁絶句

杜子美有存殁絶句二首云席謙不見近彈棊畢曜仍傳舊小詩玉局他年無限笑白楊今日幾人悲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解重驊騮每篇一存一没蓋席謙曹霸存畢鄭殁也黄魯直荆江亭即事十首其一云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温飽未西風吹淚古藤州乃用此體時少游殁而無己存也近歲新安胡仔著漁隱叢話謂魯直以今時人形入詩句蓋取法於少陵遂引此句實失於詳究云

湯武之事

湯武之事古人言之多矣惟漢轅固黄生爭辯最詳黄生曰湯武非受命廼邇殺也固曰不然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黄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今桀紂雖失道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反因過而

誅之非殺而何景帝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遇遂罷顔師古注云言湯武爲殺是背經義故以馬肝爲諭也東坡志林云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至孟軻始亂之使當時有良史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可謂至論然予切考孔子之序書明言伊尹相湯伐桀成湯放桀于南巢武王伐商武王勝商殺受各蔽以一語而大指皦如所謂六藝折衷無待於良史復書也

張釋之傳誤

漢書紀傳志表矛盾不同非一然唯張釋之爲甚本傳云釋之爲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欲免歸中郎將袁盎惜其去請徙補謁者後拜爲廷尉逮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相而百官公卿表所載文帝即位二年釋之爲廷尉至十年書廷尉昌廷尉嘉又二人凡歷十三年景帝乃立而張敺爲廷尉則是釋之未嘗十年不調及未嘗以廷尉事景帝也

張于二廷尉

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人自以不

寃此漢史所稱也兩人在職皆十餘年周勃就國人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使以公主爲證太后亦以爲無反事乃得赦出釋之正爲廷尉不能救但申理犯蹕盜環一二細事耳楊惲爲人告驕奢不悔過下廷尉按驗始得所予孫會宗書定國當惲大逆無道惲坐要斬惲之罪何至於是其狥主之過如此傳所謂决疑平法務在哀矜者果何爲哉

漢唐置郵

趙充國在金城上書言先零罕羌事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其計案金城至長安一千四百五十里往反倍之中間更下公卿議臣而自上書至得報首尾才七日唐開元十年八月己卯夜權楚璧等作亂時明皇幸洛陽相去八百餘里壬午遣河南尹王怡如京師按問宣慰首尾才三日置郵傳命既如此其速而廷臣共議蓋亦未嘗淹久後世所不及也

龍且張步

韓信擊趙李左車勸陳餘勿與戰餘曰今如此避弗擊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遂與信戰身死國亡是時信方爲漢將始攻下魏代威聲猶未暴白陳餘易之尚不

足訝及滅趙服燕則關東六國旣定其四矣信伐齊楚使龍且來救或言漢兵不可當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不足畏也何爲而止一戰而沒項隨以亡耿弇討張步斬其大將軍費邑走邑之弟敢進攻西安臨淄拔其城又走其弟藍勢如破竹先是弇已破尤來大槍延岑彭寵富平獲索矣時步所盜齊地太半爲弇所得然步猶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弇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催乎竟出兵大戰九弟成禽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龍且張步豈復識此哉梁臨川王宋伐魏魏元英禦之宋停軍不前魏人歡英進據洛水英曰蕭臨川雖騃其下有良將韋裴之屬未可輕也宜且觀形勢勿與交鋒宋卒敗退英之識見非前人可比也然遂進軍圍鍾離魏邢巒以爲不可魏主召使還英表稱必克爲曹景宗韋叡所挫失亡二十餘萬人智於前而昧於後爲可恨耳

義理之說無窮

經典義理之說最爲無窮以故解釋傳疏自漢至今不可槩舉至有一字而數說者姑以周易革卦言之已日乃孚革而信之自王輔嗣以降大抵謂即日不孚已日乃孚已字讀如矣音蓋其義亦止如是耳唯朱子發讀

為戊己之己予昔與易僧曇瑩論及此問之曰或讀作己（音紀）日如何瑩曰豈唯此也雖作巳（音似）日亦有義乃言曰天元十干自甲至己然後為庚庚者革也故己日乃孚猶云從此而革也十二辰自子至巳六陽數極則變而之陰於是為午故巳日乃孚猶云從此而變也用是知好奇者欲穿鑿附會固各有說云

開元五王

玄明皇兄弟五王兄申王撝以開元十二年寧王憲邠王守禮以二十九年弟岐王範以十四年薛王業以二十二年薨至天寶時已無存者楊太眞以三載方入宮而元稹連昌宮詞云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鬭風李商隱詩云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皆失之也

巫蠱之禍

漢世巫蠱之禍雖起於江充然事會之來蓋有不可曉者武帝居建章宮親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閉長安城門大索十一日巫蠱始起又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己乃驚寤因是體不平遂若忽忽善忘此兩事可謂異矣木將腐蠹實生之物將壞蟲實生之是時

帝春秋已高恐而好殺李陵所謂法令無常大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由心術既荒隨念招妄男子木人之兆皆迷不復開剔謫見於天鬼瞰其室禍之所被以妻則衛皇后以子則戾園以妃兄子則屈氂以女則諸邑陽石公主以婦則史良娣以孫則史皇孫骨肉之酷如此豈復顧他人哉且兩公主實衛后所生太子未敗數月前皆已下獄誅死則其母與兄豈有全理固不待於江充之譖也

唐詩無諱避

唐人歌詩其於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隱至宮禁嬖昵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覆極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爲罪如白樂天長恨歌諷諫諸章元微之連昌宮詞始末皆爲明皇而發杜子美尤多如兵車行前後出塞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無家别哀王孫悲陳陶哀江頭麗人行悲青阪公孫舞劒器行終篇皆是其它波及者五言如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别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是時妃嬪戮連爲糞土叢中宵焚九廟雲漢爲之紅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拓境功未已元和辭大鑪內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毀廟天飛雨焚宮火徹明南內開元曲常時弟子傳法歌聲變轉

滿座涕潺湲御氣雲樓敞含風綵仗高仙人張內樂王毋獻宮桃須爲下殿走不可好樓居固無牽白馬幾至著青衣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兵氣凌行在妖星下直廬落日留王毋微風倚少兒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鬬雞初賜錦舞馬更登牀驪山絕望幸花蕚罷登臨殿瓦鴛鴦坼宮簾翡翠虛七言如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后不樂上爲忙天子不在咸陽宮得不哀痛塵再蒙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要路何日罷長戟戰自青羌連白蠻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如此之類不能悉書此下如張祜賦連昌宮元日仗千秋樂大酺樂十五夜燈熱戲樂上巳樂邠王小管李謨笛退宮人玉環琵琶春鶯囀寧哥來容兒鉢頭邠娘羯鼓耍娘歌悖拏兒舞華清宮長門怨集靈臺阿鵰湯馬嵬歸香囊子散花樓雨霖鈴等三十篇大抵詠開元天寶間事李義山華清宮馬嵬驪山龍池諸詩亦然今之詩人不敢爾也

李晟傷國體

将帥握重兵居閫外當國家多事時其奉上承命尤當以恭順爲主唐李晟在德宗朝破朱泚復長安功名震耀蓋社稷宗臣也然嘗将神策軍戍蜀及還以營妓自

隨節度使張延賞追而返之由是有隙晟既立大功上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上重違其意乃止後歲餘上命韓滉諭旨於晟使釋怨滉因使晟表薦延賞遂為相然則輔相之拜罷皆大將得制之其傷國體甚矣德宗猜忌刻薄渠能釋然晟之失兵柄正緣此耳國學武成王廟本列晟於十哲乾道中有旨退於從祀壽皇聖意豈非出此乎

元和六學士

白樂天分司東都有詩上李留守相公其亭言公見過池上泛舟舉酒話及翰林舊事因成四韻後兩聯云白首故情在青雲往事空同時六學士五相一漁翁此詩蓋與李絳者其詞正紀元和二年至六年事予以其時考之所謂五相者裴垍王涯杜元頴崔羣及絳也紹興二十八年三月予入館明年八月除吏部郎官一時同舍秘書丞虞雍公并甫著作郎陳魏公應求秘書郎史魏公直翁校書郎王魯公季海皆至宰相汪莊敏公明遠至樞密使恩數與宰臣等甚類元和事云

二傳誤後世

自左氏載石蜡事有大義滅親之語後世援以為說殺子孫害兄弟如漢章帝廢太子慶魏孝文殺太子恂唐

高宗廢太子賢者不可勝數公羊書魯隱公威公事有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之語後世援以為說廢長立少以妾為后妃如漢哀帝尊傅昭儀為皇太太后光武廢太子彊而立東海王陽唐高宗廢太子忠而立孝敬者亦不可勝數

卜子夏

魏文侯以卜子夏為師案史記所書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後一年元王立歷正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為侯去孔子卒時七十五年文侯為大夫二十二年而為侯又十六年而卒姑以始侯之歲計之則子夏已百三歲矣方為諸侯師豈其然乎

父子忠邪

漢王氏擅國王章梅福嘗言之唯劉向勤勤懇懇上封事極諫至云事埶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皁隸為後嗣憂昭昭甚明其言痛切如此而子歆乃用王莽舉為侍中為莽典文章倡導在位褒揚功德以漢宰衡之名皆所共謀馴致攝篡卒之身亦不勉魏陳矯事曹氏三世為之盡忠明帝憂社稷問曰司馬懿忠正可謂

社稷之臣乎嶠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懿竟竊國柄至孫炎篡魏爲晉而嶠之子騫乃用佐命勳位極公輔晉郗愔忠於王室而子超黨於桓氏爲温建廢立之謀超死愔哀悼成疾後見超書一箱悉與温往反密計遂大怒曰小子死恨晚更不復哭晉史以爲有大義之風向嶠愔之忠如是三子不勝誅矣

蘇張說六國

蘇秦張儀同學於鬼谷而其從横之辯如冰炭水火之不同蓋所以設心者異耳蘇欲六國合從以擯秦故言其疆謂燕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謂趙地亦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謂韓地方九百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韓卒之勇一人當百謂魏地方千里卒七十萬齊地方二千餘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楚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至於張儀則欲六國爲横以事秦故言其弱謂梁地方不過千里卒不過三十萬韓地險惡卒不過二十萬臨菑即墨非齊之有斷趙右肩黔巫非楚有易水長城非燕有然而六王皆聳聽敬從舉國而付之未嘗有一語相折難者彼皆長君持國之日久逮其臨事乃顧如桔槹隨人俯仰得不危亡

辛矣哉且一國之勢猶一家也今夫主一家之政者較量生理名田若干頃歲收穀粟若干斛園若干畝歲收桑麻若干邸舍若干區爲錢若干下至牛羊犬雞莫不有數自非童騃孱愚之人未有不能件析而枚數者何待於踈遠游客爲吾借箸而籌哉苟一以爲多一以爲寡將遂挈挈然舉而信之乎鼂錯說景帝曰高帝大封同姓齊七十餘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餘城分天下半以漢之廣三國渠能分其半此錯欲削諸侯故盛言其大爾膠西王將與吳反群臣諫曰諸侯地不能當漢十二爲叛逆非計也是時反者卽吳楚諸齊此膠西臣欲止王之謀故盛言其小爾二者視蘇張之言疑若相似而用心則否聽之者惟能知彼知已則善矣

容齋續筆卷第二

容齋續筆卷第三　十八則

一定之計

人臣之遇明主於始見之際圖事揆策必有一定之計据以爲決然後終身不易其言則史策書之足爲不朽東坡序范文正公之文蓋論之矣伊尹起於有莘應湯三聘將使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卒之相湯伐夏俾厥后惟堯舜格于皇天傅説在巖野爰立作相三篇之書皎若星日雖安籍久遠不詳紀其行事而高宗克鬼方伐荆楚嘉靖商邦禮陟配天載于易之既濟書之無逸詩之商武商代之君莫盛焉周俾阿衡專美有

商於是爲之蹈矣管仲以其君霸商君基秦爲强雖聖門羞稱後世所賤然考其爲政蓋未嘗一戾於始謀韓信勸漢祖任天下武勇以城邑封功臣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傳檄而定三秦下魏之後請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西會滎陽至於滅楚無一言不酬鄧禹見光武於河北知更始無成說帝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帝與定計議終濟大業耿弇與光武同討王郎願歸幽州益發精兵定彭寵取張豐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常以爲落落難合而事竟成諸葛亮論曹操挾天子令諸侯難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可與爲援而不可圖荊州用武之國益州沃野千里勸劉備跨有荊益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及南方已定則表樊率三軍北定中原已而盡行其說至於用師未戰而身先死則天也房喬杖策謁太宗爲記室卽收人物致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輔成大勳至於爲相號令典章盡出其手雖數百年猶蒙其功王朴事周世宗當五季草創之際上平邊策以爲唐失吳蜀晉失幽并當知所以平之之術當今吳易圖可撓之地二千里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有也既得江北江之南亦不難平得吳則桂廣皆

爲內臣此蜀可飛書而召之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幷必死之寇候其便則一削以平之世宗用其策功未集而殂至於國朝掃平諸方先後次第皆不出朴所料獨幽州之舉既至城下而諸將不能成功若乃王安石顓國言聽計從以身任天下之重而師慕商鞅爲人苟可以取民者無不盡遂詒後世之害則往所不論也

秋興賦

宋玉九辯詞云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潘安仁秋興賦引其語繼之曰送歸懷慕徒之戀遠行有羈旅之憤臨川感流以歎逝登山懷遠而悼近彼四感之疚心遭一塗而難忍蓋暢演厥旨而下語之工拙較然不侔也

太史慈

三國當漢魏之際英雄虎爭一時豪傑志義之士礌礌落落皆非後人所能冀然太史慈者尤爲可稱慈少仕東萊本郡爲奏曹吏郡與州有隙州章劾之慈以計敗其章而郡得直孔融在北海爲賊所圍慈爲求救於平原突圍直出竟得兵解融之難後劉繇爲揚州刺史慈往見之會孫策至或勸繇以慈爲大將軍繇曰我若用

子義許子将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獨與一騎卒遇策便前鬬正與策對得其兜鍪及繇奔豫章慈爲策所執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又稱其烈義爲天下智士釋縛用之命撫安繇之子經理其家孫權代策使爲建昌都尉遂委以南方之事督治海昏至卒時纔年四十一葬于新吴今洪府奉新縣也邑人立廟敬事乾道中封靈惠侯予在西掖當制其詞云神發赴孔融雅謂青州之烈士晚從孫策遂爲吴國之信臣立廟至今作民司命攬一同之言狀擇二美以建侯庶幾江表之問尚憶神亭之事蓋爲是也

謚法

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語出表記然不云起於何時今世傳周公謚法故自文王武王以來始有謚周之政尚文斯可驗矣如尭舜禹湯皆名皇甫謚之徒附會爲說至於桀紂亦表以四字皆非也周王謚以一字至威烈正定益以兩而衞武公曰叡聖武公見於楚語孔文子曰正惠文子見於檀弓各三字意當時尚多有之唐諸帝謚經三次加冊由高祖至明皇皆七字其後多少不齊代宗以四字肅順憲以九字餘以五字唯宣宗獨十八字曰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

孝

國朝祖宗謚十六字惟神宗二十字曰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蓋蔡京所定也

漢文帝受言

漢文帝即位十三年齊大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女緹縈年十四隨至長安上書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帝憐悲其意即下令除肉刑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義請定律當斬右止者反棄市笞者杖背五百至三百亦多死徒有輕刑之名實多殺人其三族之罪又不乘時達明以負天子德意蒼敬可謂具臣矣史稱文帝止輦受言今以一女子上書躬自省覽即除數千載所行之刑曾不留難然則天下事豈復有稽滯不決者哉所謂集上書囊以為殿帷蓋凡囊封之書必至前也

丹青引

杜子美丹青引贈曹將軍霸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閶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讀者或不曉其旨以為

畫馬奪真圉人太僕所為不樂是不然圉人太僕蓋牧養官曹及馭者而黃金之賜乃畫史得之是以惆悵杜公之意深矣又觀曹將軍畫馬圖云曾皃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碼碯盤婕妤傳詔才人索亦此意也

詩國風秦中事

周召二南豳風皆周文武成王時詩其所陳者秦中事也所謂沼沚洲澗之水蘋蘩藻荇之菜疑非所有既化行江漢故并江之永漢之廣率皆得言之歟摽有梅之詩不注釋梅而秦風終南詩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氏云梅柟也箋云名山高大宜有茂木今之梅與柟異亦非茂木蓋毛鄭北人不識梅耳若上林賦所引江蘺蘼蕪揭車蘘荷蓀若蘋芧之類自是侈辭過實與所謂八川東注太湖者等也

詩文當句對

唐人詩文或於一句中自成對偶謂之當句對蓋起於楚辭蕙烝蘭藉桂酒椒漿桂櫂蘭枻斲冰積雪自齊梁以來江文通庾子山諸人亦如此如王勃宴滕王閣序一篇皆然謂若襟三江帶五湖控蠻荊引甌越龍光牛斗徐孺陳蕃騰蛟起鳳紫電青霜鶴汀鳧渚桂殿蘭宮

鍾鳴鼎食之家青雀黄龍之軸落霞孤鶩秋水長天天高地迥興盡悲來宇宙盈虛丘墟已矣之辭是也于公異破朱泚露布亦然如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臥鼓偃旗養威蓄銳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丘陵而浸淫布濩聲塞宇宙氣雄鉦鼓貔兕作威風雲動色乘其跆藉取彼鯨鯢自卯及酉來拒復攻山傾河泄霆鬬雷馳自北徂南與尸折首左武右文銷鋒鑄鏑之辭是也杜詩小院回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清江錦石傷心麗嫩蘂濃花滿目班書籤藥裹封蛛網野店山橋送馬蹄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犬羊曾爛漫宮闕尚蕭條蛟龍引子過荷芰逐花低干戈況復塵隨眼鬢髮還應雪滿頭百萬傳深入寰區望匪他象牀玉手萬草千花落絮遊絲隨風照日青袍白馬金谷銅駝竹寒沙碧菱刺藤稍長年三老捩柂開頭門巷荊棘底君臣豺虎邊養拙干戈全生麋鹿捨舟策馬拖玉腰金高江急峽翠木蒼藤古廟杉松歲時伏臘三分割據萬古云霄伯仲之間指揮若定桃蹊李徑梔子紅椒庾信羅含春來秋去楓林橘樹複道重樓之類不可勝舉李義山一詩其題曰當句有對云密爾平陽接上蘭秦樓鴛瓦漢宮盤池光不定花光亂日氣初涵露氣乾但覺

游蜂饒舞蝶、豈知孤鳳憶離鸞、三星自轉三山遠、紫府程遥碧落寛、其他詩句中、如青女素娥對月中霜裏、黄葉風雨對青樓管絃、骨肉書題對蕙蘭蹊徑、花鬚柳眼、對紫蝶黄蜂、重吟細把、對已落猶開、急鼓疎鍾、對休燈滅燭、江魚朔鴈、對秦樹嵩雲、萬户千門、對風朝露夜、如是者甚多

東坡明正

東坡明正一篇、送于伋失官東歸、云子之失官有爲子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子之爲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感於德也、父兄妻子之所以悲者、感於愛也、案戰國策齊鄒忌謂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復問其妾與客、皆言徐公不若君之義、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東坡之斡旋、蓋取諸此、然四菩薩閣記云、此畫乃先君之所嗜、既免喪以施浮圖惟簡曰、此唐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者、而况於余乎、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以與子、而其末云、軾之以是與子者、凡以爲先君捨也、與初辭意蓋不同、晚學所不曉也

堪諫不相見

嘉祐六年司馬公以脩起居注同知諫院上章乞立宗室爲繼嗣對畢詣中書略爲宰相韓公言其詣韓公攝饗明堂殿中侍御史陳洙監祭公問洙聞殿院與司馬舍人甚熟洙答以頃年曾同爲直講又聞近日曾聞其上殿言何事洙答以彼此臺諫公不相往來不知言何事此一頃温公私記之甚詳然則國朝故實臺諫官元不相見故趙清獻公爲御史論陳恭公而范蜀公以諫官與之爭元豐中又不許兩省官相往來鮮于子駿乞罷此禁元祐中諫官劉器之梁況之等論蔡新州而御史中丞以下皆以無章疏罷黜靖康時諫議大夫馮澥論時政失當爲侍御史李光所駁今兩者合爲一府居同門出同幕與故事異而執政祭祠行事與監祭御史不相見云

執政四入頭

國朝除用執政多從三司使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御史中丞進拜俗呼爲四入頭固有盡歷四職而不用如張文定公（謂仁英朝至神宗初始用）王宣徽之類者趙清獻公自成都召還知諫院大臣言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謂三司使開封府）不爲諫官以是知一朝典章其嚴如此至若以權侍郎方受告即爲參樞如施鉅鄭仲熊者蓋

秦檜所用云

無望之禍

自古無望之禍玉石俱焚者釋氏謂之劫數然固自有幸不幸者漢武帝以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獨郡邸獄繫者賴丙吉得生隋煬帝令嵩山道士潘誕合鍊金丹不成云無石膽石髓若得童男女膽髓各三斛六斗可以代之帝怒斬誕其後方士言李氏當為天子勸帝盡誅海內李姓以煬帝之無道嗜殺人不啻草莽而二說偶不行唐太宗以李淳風言女武當王已在宮中欲取疑似者盡殺之賴淳風諫而止以太宗之賢尚如此此豈不云幸不幸哉

燕說

黃魯直和張文潛八詩其二云談經用燕說束棄諸儒傳濫觴雖有罪末泒瀰九縣大意指王氏新經學也燕說出於韓非子曰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又引其事曰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謂持燭者曰舉燭已而誤書舉燭二字非書本意也燕相受書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賢而用之遂以白王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魯直以新學多穿鑿故有此

句

折檻行

杜詩折檻行云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此篇專爲諫爭而設謂婁師德宋璟也人多疑婁公既無一語何得爲直臣錢伸仲云朝有闕政或婁公不語則宋公語但師德乃是武后朝人璟爲相時其亡久矣杜有祭房相國文言群公間出魏杜婁宋亦併二公稱之詩言先皇意爲明皇帝也婁氏別無顯人有聲開元間爲不可曉

朱雲陳元達

朱雲見漢成帝請斬馬劒斷張禹首上大怒曰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御史遂將雲去辛慶忌叩頭以死爭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輯與集同謂補合之）以旌直臣劉聰爲劉后起皇儀殿陳元達諫聰怒命將出斬之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先鎖腰而入即以鎖繞堂下樹左右曳之不能動劉氏聞之私勅左右停刑手疏切諫聰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易園爲納賢園堂爲媿賢堂兩人之事甚相類雲之免於死而慶忌即時爭救之故差易爲力若元達之命在須臾聞聰之急暴且盛怒何暇延留數刻而容劉氏得以

草疏乎脫使就刎其首或令武士擊殺亦可何待於鎖胥哉是爲可疑也成帝不易檻以旌雲直而不能命以一官乃不若聰之待元達也至今宮殿正中一間橫檻獨不施欄楯謂之折檻蓋自漢以來相傳如此矣

杜老不忘君

前輩謂杜少陵當流離顛沛之際一飯未嘗忘君今略紀其數語云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至今勞聖主何以報昊天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天子亦應厭奔走群公固合思升平如此之類非一

栽松詩

白樂天栽松詩云小松未盈尺心愛手自移蒼然澗底色雲濕烟霏霏栽植我年晚長成君性遲如何過四十種此數寸枝得見成陰否人生七十稀予治圃於鄉里乾道己丑歲正年四十七矣自伯兄山居手移稺松數十本其高僅四五寸植之雲壑石上擁土以爲固不能保其必活也過二十年蔚然成林皆有干霄之勢偶閱白公集感而書之

烏鵲鳴

北人以烏聲爲喜鵲聲爲非南人聞鵲噪則喜聞烏聲則唾而逐之至於弦弩挾彈擊使遠去北齊書奚永洛

與張子信對坐有鵲正鳴於庭樹間子信曰鵲言不善當有口舌事今夜有喚必不得往子信去後高儼使召之且云勑喚永洛詐稱墮馬遂免於難白樂天在江州答元郎中楊員外喜烏見寄曰南宮鴛鴦地何忽烏來止故人錦帳郎聞烏笑相視疑烏報消息望我歸鄉里我歸應待烏頭白慙愧元郎誤歡喜然則鵲言固不善而烏亦能報喜也又有和元微之大觜烏一篇云老巫生姦計與烏意潛通云此非凡烏遥見起敬恭千歲乃一出喜賀主人翁此烏所止家家産日夜豐上以致壽考下可宜田農案微之所賦云巫言此烏至財産日豐宜主人一心惑誘引不知疲轉見烏來集自言家轉孳專聽烏喜怒信受若長離今之烏則然也世有轉陰陽局雅經謂東方朔所著大略言凡占烏之鳴先數甚聲然後定其方位假如甲日一聲即是甲聲第二聲爲乙聲以十干數之乃辨其急緩以定吉凶蓋不專於一說也

容齋續筆卷第三

容齋續筆卷第四 十七則

淮南守備

周世宗舉中原百郡之兵南征李景當是時周室方彊李氏政亂以之討伐云若易然而自二年之冬訖五年之春首尾四年至於乘輿三駕僅得江北先是河中李守正叛漢遣其客朱元來唐求救遂仕於唐樞密使查文徽妻之以女是時請兵復諸州即取舒和後以恃功偃蹇唐將奪其兵元怒而降周景械其妻欲戮之文徽方執政表乞其命景批云只斬朱元妻不殺查家女竟斬于市郭廷謂不能守濠州以家在江南恐爲唐所種

挨遣使詣金陵稟命然後出降則知周師所以久者景法度猶存尚能制將帥死命故也紹興之季虜騎犯淮踰月之間十四郡悉陷于親見沿淮諸郡守盡掃府庫儲積分寓京口云預被旨許令移治是乃平時無虞則受極邊之賞一有緩急委而去之寇退則反了無分毫絓於吏議豈復肯以固守爲心也哉

周世宗

周世宗英毅雄傑以衰亂之世區區五六年間威武之聲震懾夷夏可謂一時賢主而享年不及四十身没半歲國隨以亡固天方授宋使之驅除然考其行事失於好殺用法太嚴群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此其所短也薛居政舊史紀載翰林醫官馬道元進狀訴壽州界被賊殺其子獲正賊見在宿州本州不爲勘斷帝大怒遣竇儀乘馹往按之及獄成坐族死者二十四人儀奉辭之日帝旨甚峻故儀之用刑傷於深刻知州趙礪坐除名此事本只馬氏子一人遭殺何至於族誅二十四家其宅可以類推矣

太祖實錄竇儀傳有此事史臣但歸咎於儀云

竇正固

竇正固漢隱帝相也　周世罷政以司徒就第後范質用此官在中書乃歸洛陽常與編户課役正固不能堪訴於留守向拱拱不聽熈寧初富韓公爲相神宗嘗對大臣稱知河南府李中師治狀公以中師厚結中人因對曰陛下何從知之中師銜其沮已及再尹河南富公已老乃籍其户令出免役銭與富民等乃知君子失勢之時小人得易而侮之如向拱李中師輩固不乏也

鄭權

唐穆宗時以工部尚書鄭權爲嶺南節度使卿大夫相率爲詩送之韓文公作序言權功德可稱道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舊唐史權傳云權在京師以家人數多奉入不足求爲鎮有中人之助南海多珍貨權頗積聚以遺之大爲朝士所嗤又薛廷老傳云鄭權因鄭注得廣州節度權至鎮盡以公家珍寶赴京師以酬恩地廷老以右拾遺上䟽請按權罪中人由是切齒然則其爲人乃貪邪之士爾韓公以爲仁者何邪

黨錮牽連之賢

漢黨錮之禍知名賢士死者以百數海內塗炭其名迹

章章者並載于史而一時牽連獲罪甘心以受刑誅皆節義之士而位行不顯僅能附見者甚多李膺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景毅之子爲膺門徒未有録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籍苟安遂自表免歸高城人巴肅被收自載詣縣縣令欲解印綬與俱去肅不可范滂在征羌詔下急捕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滂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張儉亡命困迫遁走所至破家相容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復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謂曰張儉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歎息而去儉得免後數年上禄長和海上言黨人錮及五族非經常之法由是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此數君子之賢如是東漢尚名節斯其驗與

漢代文書式

漢代文書臣下奏朝廷朝廷下郡國有漢官典儀漢舊儀等所載然不若金石刻所著見者爲明白史晨祠孔廟碑前云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末云臣晨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副言太傅大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樊毅復華下民租碑前後與此同無極山碑光和四年其月辛卯朔廿二日壬子太常臣耽丞敏頓首上尚書末云臣耽愚戇頓首頓首上尚書制曰可大尚（讀爲太常）承書從事其月十七日丁丑尚書令忠奏雒陽宮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尚書令忠下又云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太常耽丞敏下常山相孔廟碑前云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末云臣雄臣戒愚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元嘉三年三月廿七日壬寅奏雒陽宮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下魯相又云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魯相平行長史事下守長擅叩頭死罪敢言之司徒司空府末云平惶恐叩頭死罪死罪上司空府此碑有三公奏天子朝廷下郡國郡國上公府三式始末詳備文惠公隸釋有之無極山祠事以丁丑日奏雒陽宮是日下太常孔廟事以壬寅日奏雒陽宮亦以是日下魯相又以見漢世文書之不滯留也

資治通鑑

司馬公脩資治通鑑辟范夢得爲官屬嘗以手帖諭纘

述之要大氐欲如左傳叙事之體又云凡年號皆以後來者爲定如武德元年則從正月便爲唐高祖更不稱隋義寧二年梁開平元年正月便不稱唐天祐四年故此書用以爲法然竟其所窮頗有窒而不通之處公意正以春秋定公爲例於未即位即書正月爲其元年然昭公以去年十二月薨則次年之事不得復係於昭故定雖未立自當追書兼經文至簡不過一二十字一覽可以了觧若通鑑則不侔隋煬帝大業十三年便以爲恭皇帝上直至下卷之末恭帝立始改義寧後一卷則爲唐高祖盖凡渉歴三卷而煬帝固存方書其在江都時事明皇後卷之首標爲肅宗至德元載至一卷之半方書太子即位代宗下卷云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乃是德宗也莊宗同光四年便係於天成以爲明宗而卷內書命李嗣源討鄴至次卷首莊宗方殂潞王清泰三年便標爲晉高祖而卷內書石敬瑭反至卷末始爲晉天福凡此之類殊貫分說此外如晉宋諸胡僭國所封建王公及除拜卿相纖悉必書有至二百字者又如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連乞都卒魏都坐大官章安侯封懿天部大人白馬文正公崔宏宜都文成王穆觀鎮遠將軍平舒侯燕鳳平昌宣王和其奴卒皆無關於社

稷治亂而周勃薨乃不書及書漢章帝行幸長安進幸槐里岐山又幸長平御池陽宮東至高陵十二月丁亥還宮又乙未幸東阿北登太行山至天井關夏四月乙卯還宮又書魏主七月戊子如魚池登青岡原甲午還宮八月己亥如獼澤甲寅登牛頭山甲子還宮如此行役無歲無之皆可省也

弱小不量力

楚莊王伐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滅蕭楚伐莒莒人囚楚宮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潰遂入鄆齊侯伐魯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遂取龍夫以齊楚之大而莒一小國蕭一附庸龍一邊邑方受攻之際幸能囚執其人強敵許以勿殺而退師乃不度德量力致怨於彼至於亡滅可謂失計傳稱子產善相小國使當此時必有以處之矣

田橫呂布

田橫既敗竄居海隝中高帝遣使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橫遂與二客詣雒陽將至謂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迺爲亡虜北面

事之其婉固已甚矣即自到横不顧王侯之爵視死如歸故漢祖流涕稱其賢班固以爲雄材韓退之道出其墓下爲文以弔曰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其英烈凛然至今猶有生氣也呂布爲曹操所縛將死之際乃語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今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竟殺之布之材未必在横下而欲忍恥事讎故東坡詩曰猶勝白門窮呂布欲將鞍馬事曹瞞蓋笑之也劉守光以兵敗爲晉王所擒既知不免猶呼曰王將復唐室以成霸業何不赦臣使效此文庸奴下才無足責者

中山宜陽

戰國事雜出於諸書故有不可考信者魏文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故任坐云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翟璜云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李克而趙世家書武靈王以中山負齊之强侵暴其地銳欲報之至於變胡服習騎射累年乃與齊燕共滅之遷其王於膚施此去魏文侯時已百年中山不應既亡而復存且膚施屬上郡本魏地爲秦所取非趙可得而置　他人誠不可曉惟樂毅傳云魏取中山後中山復國趙復滅之史記六國表威烈王十二年中山武公初立

徐廣曰周定王之孫西周桓公之子此尤不然宜陽於韓爲大縣顯王三十四年秦伐韓拔之故屈宜臼云前年秦拔宜陽正是昭侯時歷宣惠王襄王而秦嘗伐又拔宜陽相去幾三十年得非韓嘗失此邑既而復取之乎

相六畜

莊子載徐無鬼見魏武侯吾之以相狗馬荀子論堅白同異云曾不如好相雞狗之可以爲名也史記褚先生於日者傳後云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榮陽褚氏以相牛立名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今時相馬者間有之相牛者殆絕所謂雞狗彘者不復聞之矣劉向七略相六畜三十八卷謂骨法之度數今無一存

卜筮不同

洪範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有龜從筮從之說禮記卜筮不相襲謂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以爲瀆龜筴左傳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魯穆姜徙居東宮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杜預注云周禮大卜掌三易雜用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言遇艮

之八史疑古易遇八爲不利故史以周易占變爻得隨卦也漢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則曆卜諸家自古蓋不同矣唐呂才作廣濟陰陽百忌歷世多用之近又有三曆會同集蒐羅詳盡姑以擇日一事論之一年三百六十日若泥而不通殆無一日可用也

日者

墨子書貴義篇云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若子之言不可用也史記作日者列傳蓋本於此徐廣曰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如以五行所置之日而殺其方龍不知其旨安在亦可謂怪矣

柳子厚黨叔文

柳子厚劉夢得皆坐王叔文黨廢黜劉頗飾非解謗而

柳獨不然其答許孟容書云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敎化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恣怨讟詆訶萬狀盡爲敵讎及爲叔文母劉夫人墓銘極其稱誦謂叔文堅明直亮有文武之用待詔禁中道合儲右獻可替否有康彊調護之勤訏謨定命有扶翼經綸之績將明出納有彌綸通變之勞内贊謨畫不廢其位利安之道將施于人而夫人終於堂知道之士爲蒼生惜焉其語如此夢得自作傳云順宗即位時有寒儁王叔文以善奕棋得通籍傳望因間隙得言及時事上大奇之叔文自言猛之後有遠祖風唯呂温李景儉柳宗元以爲信然三子皆與子厚善日夕過言其能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既得用其所施爲人不以爲當上素被疾詔下内禪宮掖事祕功歸貴臣於是叔文貶死韓退之於兩人爲執友至脩順宗實錄直書其事云叔文密結有當時功名欲僥倖而速進者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爲死交蹤跡詭祕既得志劉柳主謀議唱和采聽外事及敗其黨皆斥逐此論切當雖朋友之義亦能以少蔽也

漢武心術

史記龜策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技之士咸得自效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傷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漢書音義以為史遷沒後十篇闕有錄無書元成之間褚先生補闕言辭鄙陋日者龜策列傳在焉故後人頗疑其書然此卷首言今上即位則是史遷指武帝其載巫蠱之冤如是今之論議者略不及之資治通鑑亦棄不取使丘子明之惡不復著見此由武帝傳采異端馴致斯禍儻心術趨於正當不如是之酷也

禁天高之稱

周宣帝自稱天元皇帝不聽人有天高上大之稱官名有犯皆改之改姓高者為姜九族稱高祖者為長祖政和中禁中外不許以龍天君玉帝上聖皇等為名字於是毛友龍但名友葉天將但名將樂天作但名作句龍如淵但名句如淵衛上達賜名仲達葛君仲改為師仲

方天任爲大任方天若爲元若俞聖求爲應求周綱字君舉改曰元舉程振字伯玉改曰伯起程瑀亦字伯玉改曰伯禹張讀字聖行改曰彥行蓋蔡京當國遏絶史學故無有知周事者宣和七年七月手詔以昨臣僚建請士庶名字有犯天王君聖及主字者悉禁既非上帝名諱又無經據諂佞不根貽譏後世罷之

宣和冗官

宣和元年蔡京將去相位臣僚方疏官僚冗濫之敝大略云自去歲七月至今年三月遷官論賞者五千餘人如辰州招弓弩手而樞密院支差房推恩者八十四人兖州陞爲府而三省兵房推恩者三百三十六人至有入仕才二年而轉十官者今吏部兩選朝奉大夫至朝請大夫六百五十五員横行右武大夫至通侍二行二十九員脩武郎至武功大夫六千九百九十一員小使臣二萬三千七百餘員選人一萬六千五百餘員吏員猥冗差注不行詔三省樞密院令遵守成法然此詔以四月庚子下而明日辛丑以賞西陲誅討之功太師蔡京宰相余深王黼知樞密院鄧洵武各與一子官執政皆遷秩天子命令如是即日廢格之京之罪惡至矣

容齋續筆卷第四

容齋續筆卷第五　十三則

秦隋之惡

自三代訖於五季爲天下君而得罪於民爲萬世所麾斥者莫若秦與隋豈二氏之惡浮於桀紂哉蓋秦之後即爲漢隋之後即爲唐皆享國久長一時論議之臣指引前世必首及之信而有證是以其事暴白於方來彌遠彌彰而不可蓋也嘗試裒槩之張耳曰秦爲亂政虐刑残滅天下北爲長城之役南有五領之戍外内騷動頭會箕歛重以苛法使父子不相聊張良曰秦爲無道故沛公得入關爲天下除殘去賊陸賈曰秦任刑法不

變卒滅嬴氏王衛尉曰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賈山借秦爲喻曰爲宮室之麗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爲馳道之麗後世不得邪徑而託足爲葬薶之麗後世不得蓬顆而託葬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天下已壞而弗自知身死纔數月耳而宗廟滅絕賈誼曰商君遺禮誼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滅四維而不張君臣乖亂六親殃戮萬民離叛社稷爲虛又曰使趙高傅胡亥

而教之獄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其視殺人若刈草菅然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鼂錯曰秦發卒戍邊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首倡天下從之如流水又曰任不肖而信讒賊民力罷盡矜奮自賢法令煩憯刑罰暴酷親疏皆危外內咸怨絕祀亡世董仲舒曰秦重禁文學不得挾書弃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專爲自恣苟簡之治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又曰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賦斂亡度竭

民財力群盜并起死者相望而姦不息淮南王安曰秦使尉屠睢攻越鑿渠通道曠日引久發適戍以備之往者莫反亡逃相從群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吾丘壽王曰秦廢王道立私義去仁恩而任刑戮至於赭衣塞路群盜滿山主父偃曰秦任戰勝之威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暴兵露師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死者相望天下始叛徐樂曰秦之末世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嚴安曰秦一海内之政壞諸侯之城爲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意廣心逸兵禍北結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天下大畔滅世絶祀司馬相如曰二世持身不謹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宗廟滅絶伍被曰秦爲無道百姓欲爲亂者十室而五使徐福入海欲爲亂者十室而六使尉佗攻百越欲爲亂者十室而七作阿房之宮欲爲亂者十室而八路温舒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賈捐之曰興兵遠攻貪外虛内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劉向曰始皇葬於驪山下錮三泉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梅福曰秦爲無道削仲尼之迹絶周公之軌禮壞樂崩王道不通張誹謗之

罔以爲漢毆除谷永曰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劉歆曰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凡漢人之論秦惡者如此唐高祖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孫伏伽曰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薛收傳秦王平洛陽觀隋宮室歎曰煬帝無道殫人力以事夸侈收曰後主奢虐是矜死一夫之手爲後世笑張元素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專法日亂乎造乾陽殿伐木於豫章一材之費巳數十萬工乾陽畢功隋人解體魏證曰煬帝信虞世基賊徧天下而不得聞又曰隋唯貴不獻食或供奉不精

爲此無限而至於亡方其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兵甲亟動徭役不息又曰恃其富強不虞後患役萬物以自奉養子女玉帛是求宮室臺榭是飾外示威重內行險忌上下相蒙人不堪命以致隕匹夫之手又曰文帝驕其諸子使至夷滅馬周曰貯積者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斂之以資寇邪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陳子昂曰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疲生人之力中國之難起身死人手宗廟爲墟楊相如曰煬帝自恃其彊不憂時政言同

尭舜迹如桀紂舉天下之大一擲弃之吴兢曰煬帝驕矜自負以為尭舜莫已若而諱亡憎諫乃曰有諫我者當時不殺後必殺之自是謇諤之士去而不顧外雖有變朝臣鉗口帝不知也柳宗元曰隋氏環四海以為鼎跨九垠以為鑪爨以毒燎煽以虐焰沸湧灼爛號呼騰蹈李珏曰隋文帝勞於小務以疑待下故二世而亡凡唐人之論隋惡者如此

漢唐二武

東坡云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絶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美哉斯言漢之武帝唐之武后不可謂不明而巫蠱之禍羅織之獄天下塗炭后妃公卿交臂就戮後世聞二武之名則憎惡之蔡確作詩用郝甑山上元間事宣仁謂以吾比武后蘇轍用武帝奢侈窮兵虚耗海内為諫䟽哲宗謂至引漢武上方先朝皆以之得罪人君之立政可不監兹

玉川子

韓退之寄盧仝詩云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昨晚長須来下

狀隔墻惡少惡難似每騎屋山下窺瞰渾舍驚怕走折趾立召賊曹呼五百盡取鼠輩尸諸市夫姦盜固不義然必有謂而發非貪慕貨財則挑暴子女如玊川之貧至於鄰僧乞米隔墻居者豈不知之若為色而動窺見室家之好是以一赤脚老婢殞命也惡少可謂枉箸一死予讀韓詩至此不覺失笑全集中有所思一篇其略云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弃我去青樓珠箔天之涯夢中醉臥巫山雲覺來淚滴湘江水湘江两岸花木深美人不見愁人心想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窓前疑是君則其風味殊不淺韓詩當亦含譏諷乎

銀青階

唐自肅代以後賞人以官爵久而浸濫下至州郡胥吏軍班校伍一命便帶銀青光祿大夫階殆與無官者等明宗長興二年詔不得薦銀青階為州縣官賤之至矣晉天福中中書舍人李詳上疏以為十年以来諸道職掌皆許推恩蕃方薦論動踰數百乃至藏典書史優伶奴僕初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濫貴賤不分請自今節度州聽奏大將十人它州止聽奏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從之　馮拯之父後當周太祖時補

安遠鎮將以銀青光祿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至本朝端拱中拯登朝遇郊恩始贈大理評事予八世從祖師暢暢子漢卿卿子膺圖在南唐時皆得銀青階至檢校尚書祭酒然樂平縣帖之全稱姓名其差徭正與里長等元豐中李清臣論官制奏言國朝踵襲近代因循之弊牙校有銀青光祿大夫階卒長開國而有食邑蓋為此也今除授蕃官猶用此制紹興二十八年廣西經略司申安化三州蠻蒙全計等三百十八人進奉乞補官勲皆三班借差二班差使悉帶銀青祭酒而等第加勲文安公在西垣為之命詞

買馬牧馬

國家買馬南邊於邕管西邊於岷黎皆置使提督歲所綱發者蓋踰萬匹使臣將校得遷秩轉資沿道數十州驛程券食廐圉薪芻之費其數不貲而江淮之間本非騎兵所能展奮又三牙遇暑月放牧於蘇秀以就水草亦為逐處之患因讀五代舊史云唐明宗問樞密使范延光内外馬數對曰三萬五千匹帝歎曰太祖在太原騎軍不過七千先皇自始至終馬纔及萬今有鐵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士練將之不至也延光奏曰國家養馬大多計一騎士之費可贍步軍五人三

萬五千騎抵十五萬步軍旣無所施虛耗國力帝曰誠如卿言肥騎士而瘠吾民民何負哉明宗出於蕃戎猶能以愛民為念李克用父子以馬上立國制勝然所畜只如此今蓋數倍之矣尺寸之功不建可不惜哉且明宗都洛陽正臨中州尚以為騎士無所施然則今雖純用步卒亦未為失計也

杜詩用字

律詩用自字相字共字獨字誰字之類皆是實字及彼我所稱當以為對故杜老未嘗不然今略紀其句于此徑石相縈帶川雲自去留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哀顏聊自哂小吏最相輕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迷百鳥各相命孤雲無自心勝地初相引徐行得自娛雲裏相呼疾沙邊自宿稀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猿挂時相學鷗行烱自如自吟詩送老相勸酒開顏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此時對雪遥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梅花欲開不自覺棣蕚一別永相望桃花氣煖眼自醉春渚日落夢相牽此以自字對相字也自須開竹徑誰道避雲蘿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哀歌時自短醉舞為誰醒離別人誰在經過老自休永夜角

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此以自字對誰字也野人時獨往雲水曉相參正月鶯相見非時鳥共聞江上形容吾獨老天涯風俗病相親縱飲久判人共棄懶嘲真與世相違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此以共字獨字對相字也

唐虞象刑

虞書象刑惟明象者法也漢文帝詔始云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武帝詔亦云唐虞畫象而民不犯白虎通云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著其衣犯髕者以墨蒙其髕犯宮者屝屝草屨也大辟者布衣無領其說雖未必然揚雄法言唐虞象刑惟明說者引前詔以證然則唐虞之所以齊民禮義榮辱而已不專於刑也秦之末年赭衣半道而姦不息國朝之制減死一等及胥吏兵卒配徒者涅其面而刺之本以示辱且使人望而識之耳久而益多每郡牢城營其額常溢殆至十餘萬兇盜處之恬然蓋習熟而無所恥也羅隱讒書云九人冠而一人髽則髽者慕而冠者勝九人髽而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髽者勝正謂是歟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則為惡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可謂至言荀卿

謂象刑為治古不然亦正論也

崔常牛李

士大夫一時論議自各有是非不當一一校其平生賢否也常衮為宰相唐德宗初立議群臣喪服衮以為遺詔云天下吏人三日釋服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在朝群臣亦當如之祐甫以為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凡百執事孰非吏人皆應三日釋服相與力爭衮不能堪奏貶祐甫已而衮坐欺罔貶祐甫代之議者以祐甫之賢遠出衮右故不復評其事然揆之以理則衮之言為然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欲因是擣西戎腹心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宰相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彼若來責失信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文宗以為然詔以城歸吐蕃由是德裕怨僧孺益深議者亦以德裕賢於僧孺咸謂牛李私憾不釋僧孺嫉德裕之功故沮其事然以今觀之則僧孺為得司馬温公斷之以義利兩入曲直始分

盗賊怨官吏

陳勝初起兵諸郡縣苦秦吏暴爭殺其長吏以應勝晉安帝時孫恩亂東土所至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輒支解之隋大業末群盜蜂起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黃巢陷京師其徒各出大掠殺人滿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宣和中方臘為亂陷數州凡得官吏必斷臠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杭卒陳通為逆每獲一命官亦即梟斬豈非貪殘者為吏倚勢虐民比屋抱恨思一有所出久矣故乘時肆志人自為怒乎

作詩先賦韻

南朝人作詩多先賦韻如梁武帝華光殿宴飲連句沈約賦韻曹景宗不得韻啓求之乃得競病兩字之類是也予家有陳後主文集十卷載王師獻捷賀樂文思預席群僚各賦一字仍成韻上得盛病柄令橫映夐併鏡慶十字宴宣猷堂得迮格白黑易夕擲斥拆哂十字幸舍人省得日謐一瑟畢訖橘質帙實十字如此者凡數十篇今人無此格也

后妃命數

左傳所載鄭文公之子十餘人其母皆貴冑而子多不得其死惟賤妾燕姞生穆公獨繼父有國子孫蕃衍盛

大與鄭存亡薄姬入漢王宮歲餘不得幸其所善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為言其故主即召幸之歲中生文帝自有子後希見及呂后幽諸幸姬不得出宮而薄氏以希見故得從子之代為代太后終之承漢大業者文帝也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往上醉不知而幸之遂有身生長沙王發以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漢之宗室十有餘萬人而中興炎祚成四百年之基者發之五世孫光武也元帝為太子所愛司馬良娣死怒諸娣妾莫得進見宣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五人虞侍太子后令旁長御問所欲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彊應曰此中一人可乃王政君也壹幸有身生成帝自有子後希復進見然歷漢四世為天下母六十餘載觀此四后妃者可謂承恩有限而光華啓佑與同輩遼絶政君遂為先漢之禍天之所命其亦各有數乎徽宗皇帝有子三十人唯高宗皇帝再復大業顯仁皇后在宮掖時亦不肯與同列爭進甚類薄太后云

公為尊稱

柳子厚房宮銘陰曰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為王卿士亦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唐之最著者曰房公東坡墨君亭記云凡人相與稱呼者貴之則曰公范曄漢史維三公乃以姓配之未嘗或紊如鄧禹稱鄧公吳漢稱吳公伏公湛宋公宏牟公融袁公安李公固陳公寵橋公玄劉公寵崔公烈胡公廣王公龔楊公彪荀公爽皇甫公嵩曹公操是也三國亦有諸葛公司馬公顧公張公之目其在本朝唯韓公富公范公歐陽公司馬公蘇公為最著也

臺城少城

晉宋間謂朝廷禁省為臺故稱禁城為臺城官軍為臺軍使者為臺使卿士為臺官法令為臺格需科則曰臺有求須調發則曰臺所遣兵劉夢得賦金陵五詠故有臺城一篇今人於它處指言建康為臺城則非也晉益州刺史治太城蜀郡太守治少城皆在成都猶云大城小城耳杜子美在蜀日賦詩故有東望少城之句今人於它處指城都為少城則非也

容齋續筆卷第五

容齋續筆卷第六（十五則）

嚴武不殺杜甫

新唐書嚴武傳云房琯以故宰相為巡内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為蜀道難者為房與杜危之也甫傳云武以世舊待甫甫見之或時不巾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冠鉤於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舊史但云甫性褊躁嘗憑醉登武牀斥其父名武不以為忤初無所謂欲殺之說蓋唐小說所載而新書以為然予案李白蜀道難本以譏章仇兼瓊前人嘗論之矣甫集中詩

凡為武作者幾三十篇送其還朝者曰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喜其再鎮蜀曰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為文翁再剖符此猶是武在時語至哭其歸櫬及八哀詩記室得何遜韜鈴延子荆蓋以自況空餘老賓客身上媿簪纓又以自傷若果有欲殺之怨必不應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詩有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故用證前說引黃祖殺禰衡為喻殆是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也武肯以黃祖自比乎

王嘉薦孔光

漢王嘉為丞相以忠諫忤哀帝事下將軍朝者光祿大夫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上可其奏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嘉對吏自言不能進賢退不肖吏問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不能進嘉死後上覽其對思嘉言復以光為丞相案嘉之就獄由光逢君之惡而嘉且死尚稱其賢嘉用忠直隕命名章一時然亦可謂不知人矣光之邪佞鬼所唾也奴事董賢協媚王莽為漢蟊蠈尚得為賢也哉

朱溫三事

義理所在雖盜賊凶悖之人亦有不能違者劉仁恭為盧龍節度使其子守文守滄州朱全忠引兵攻之城中

食盡使人説以早降守文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為之緩攻其後還師悉焚諸營資糧在舟中者鑿而沉之守文遺全忠書曰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與其焚之為煙沉之為泥願乞其所餘以救之全忠為之留數囷倉人賴以濟及篡唐之後蘇循及其子楷自謂有功於梁當不次擢用全忠薄其為人以其為唐鴟梟賣國求利勒循致仕斥楷歸田里宋州節度使進瑞麥省之不懌曰宋州今年水災百姓不足何用此為遣中使詰責之縣令除名此三事在他人為不足道於全忠

則為可書矣所謂憎而知其善也

文字潤筆

作文受謝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傳邕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巨萬時議以為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故杜詩云干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騏驎織成罽紫騮隨劒几義取無虛歲又有送斛斯六官詩云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縣盖笑之也韓愈撰平淮西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宏宏寄絹五百匹作王用碑用男寄鞍

馬并白玉帶劉叉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劉禹錫祭愈文云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皇甫湜為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縑何遇我薄邪度笑酬以絹九千匹穆宗詔蕭俛撰成德王士貞碑俛辭曰王承宗事無可書又撰進之後例得貺遺若黽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文宗時長安中爭為碑誌若市賈然大官卒其門如市至有喧競爭致不由喪家裴均之子持萬縑詣韋貫之求銘貫之曰吾寧餓死豈忍為此哉白居易修香山寺記曰予與元微之定交於生死之間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既而元氏之老狀其臧獲輿馬綾帛洎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為謝文之贄予念平生分贄不當納往反再三訖不得已回施茲寺凡此利益功德應歸微之柳玭善書自御史大夫貶瀘州刺史東川節度使顧彥暉請書德政碑玭曰若以潤筆為贈即不敢從命本朝此風猶存唯蘇坡公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謂富韓公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張文定公也此外趙康靖公滕元發二銘乃代文定所為者在翰林日詔撰同知樞密院趙瞻神道碑亦辭不作曾子開

與彭器資為執友彭之亡曾公作銘彭之子以金帶縑帛為謝卻之至再曰此文本以盡朋友之義若以貨見投非足下所以事父執之道也彭子皇懼而止此帖今藏其家

漢舉賢良

漢武帝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是時對者百餘人帝獨善莊助對擢為中大夫後六年當元光元年復詔舉賢良於是董仲舒等出焉資治通鑑書仲舒所對為建元某策問中云朕親耕籍田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對策曰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必非即位之始年也

戊為武

十干戊字只與茂同音俗輩呼為務非也吳中術者又稱為武偶閱舊五代史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言日辰內戊字請改為武乃知亦有所自也今北人語多曰武朱温父名誠以戊類成字故司天諂之耳

怨耦曰仇

左傳師服曰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注云自古

有此言案許叔崇說文於逑字上引虞書曰方逑孱功又曰怨匹曰逑然則出於虞書今亡矣以鳩僝爲逑孱以耦爲匹以仇爲逑其不同如此而僝字下所引乃曰旁救僝功自有二說旻字下引虞書曰仁覆閔下則稱旻天嫛字下引虞書雉嫛今皆無此

說文與經傳不同

許叔仲在東漢與馬融鄭康成輩不甚相先後而所著說文引用經傳多與今文不同聊遴遂書十數條以示學者其字異而音同者不載所引周易百穀草木麗乎土爲艸木麗乎地服牛乘馬爲犕（音備）牛乘馬夕惕若厲爲若夤其文蔚也爲斐也乘馬班如爲驙如天地絪緼爲天地壹壺繻有衣袽爲需有衣絮書晉卦爲𣈆巽爲顨艮爲𥃩所引書帝乃殂落爲勛乃殂竄三苗爲𥨆三苗（𥨆塞也音倂）三苗勿以憸人爲諛人（諛也）間在後之侗爲在夏后之詞尚不忌于凶德爲上不碁峙乃糗糧爲餱糧教胄子爲教育子百工營求爲敻求至於屬婦爲嫋婦（嫋音鄒好身也）有疾弗豫爲有疾不悆我之弗辟爲不𨐨截截諞言爲戔戔巧言又圛圛升雲半有半無源有氐而不敢以擬及以相陵懱維緇有稽之句皆云周書今所無也所引詩既伯既禱爲既禡既禂新臺有（泚爲有玼）焉得諼草爲安

得藼艸𤕭有茨為有薺棘人欒欒為䜌䜌江之永矣為羕矣得此戚施為䶂黿伐木許許為所所儦儦俟俟為伾伾俟俟嘽嘽駱馬為痑痑赤舄几几為已已又為掔掔（音慳）民之方殿屎為方唸吚混夷駾矣為犬夷呬矣陶復陶穴為陶寝（地室也）其會如林為其旝國步斯頻為斯矉滌滌山川為蔋蔋論語荷蕢為荷臾褻裘為結衣又有多予之足一句孟子源源而來為謜謜（音願徐也）接淅為滰淅（滰其兩切乾漬米也）左傳尨涼為牻涼芟夷為癹（音潑）夷圭竇為圭窬澤之萑蒲為澤之目蘌（禁苑也）衷甸兩牧為中佃一轅楄柎藉幹為楄部薦幹公羊闖然為䫫然（䫫冉切失暫見）也國語觥飯不及壺飧為僟飯不及一食如此者甚多

周亞夫

漢景帝即位三年七國同日反吳王至稱東帝天下震動周亞夫一出即平之功亦不細矣而訖死於非罪景帝雖未為仁君然亦非好殺卿大夫者何獨至亞夫而忍為之切嘗原其說亞夫之為人班馬雖不明言然必悻直行行者方其將屯細柳秖以備胡且近在長安數十里間非若出臨邊塞與敵對壘有呼吸不可測知之事今天子勞軍至不得入及遣使持節詔之始開壁門

又使不得驅馳以軍禮見自言介冑之士不拜天子改容稱謝然後去是乃王旅萬騎乘輿黃屋顧制命於將帥豈人臣之禮哉則其傲睨帝尊習與性成故賜食不設箸有不平之意鞅鞅非少主臣必已見於辭氣之間以是隕命其可惜也秦王猛伐燕圍鄴符堅自長安赴之至安陽猛潛謁堅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今將軍臨敵而棄軍何也猛曰亞夫前却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猛之識慮視亞夫有間矣

煬王煬帝

金酋元顏亮隕於廣陵葛王襃已自立於是追廢爲王而謚曰煬邁奉使之日實首聞之接伴副使祕書少監王補言及此云北人戲誚之曰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及歸覲
德壽宮奏其事
高宗天顏甚悅曰亮去歲南牧已而死歸人皆以爲類符堅唯吾獨云似隋煬帝其死處既同今得謚又如此豈非天乎此段
聖語當不見於史錄故竊志之

鄭莊公

左傳載諸國事於第一卷首書鄭莊公自後紀其所行

尤詳仍每事必有君子一說唯詛射穎考叔以為失政刑此外率稱其善杜氏注文又從而奬與之案莊公為周卿士以平王貳於虢而取王子為質以威王弄虢公政而取溫之麥取成周之禾以王奪不使知政忿而不朝於天子之師射王中肩謂天子不能復巡守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不勝其母以害其弟至有城穎及泉之誓是其事君事親可謂亂臣賊子者矣而曾無一語以貶之書姜氏為母子如初杜注云公雖失之於初而孝心不忘故考叔感而通之書鄭伯以齊人朝王曰禮也杜云莊公不以虢公得政而背王故禮之書息侯伐鄭曰不度德杜云鄭莊賢書取郜與方歸于魯曰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書使許叔居許東偏曰於是乎有禮度德而處量力而行相時而動可謂知禮書周鄭交惡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是乃以天子諸侯混為一區無復有上下等威之辨射王之夜使祭足勞王杜云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此段尤為悖理唯公羊子於克段于鄢之下書曰大鄭伯之惡為得之

百六陽九

史傳稱六百陽九為厄會以曆志考之其名有八初入元百六曰陽九次曰陰九又有陰七陽七陰五陽五陰

三陽三皆謂之災歲大率經歲四千五百六十而災歲五十七以數計之毎及八十歲則值其一令人但知陽九之厄云經歲者常歲也

左傳易筮

左傳所載周易占筮大抵只一爻之變未嘗有兩爻以上者畢萬筮仕遇屯之比初九變也成季將生遇大有之乾六五變也晉嫁百姬遇歸妹之睽上六變也晉文公迎天子遇大有乃九三變而之睽叔孫莊叔筮子豹遇明夷乃初九變而之謙崔杼娶妻遇困乃六三變而之大過南蒯作亂遇坤乃六五變而之比趙鞅救鄭遇泰乃六五變而之需占者即演而為說然崔杼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叔孫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殆若專為二子所作也唯陳厲公生敬仲遇觀之否周史曰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杜氏注云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為山予謂此亚是用中文取義前書論之詳矣又有相與論事不假蓍占而引卦以言者如鄭公子曼滿欲為卿王子伯廖曰周易有之在豐之離晉先縠違命進師知莊子曰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楚王休侈子太叔曰在復之頤但以文辭合其所行之事耳至於為贏敗姬伐齊

則可等語自是一時探賾索隱非後人所可到也衛襄公生子孔成子占之亦遇屯之比與畢萬同雖史朝與辛廖之言則異然皆以利建侯為主

鍾繇自劾

漢建安中曹操以鍾繇為司隸校尉督關中諸軍詔召河東太守王邑而拜杜畿為太守郡掾詣繇求留邑繇不聽邑詣許自歸繇自以威禁失督司之法乃上書自劾曰謹案侍中守司隸校尉東武亭侯鍾繇幸得蒙恩以斗筲之才仍見拔擢顯從近密銜命督使明知詔書深疾長吏政教寬弱檢下無刑久病淹滯衆職荒頓既舉文書操彈失理輕慢憲度不與國同心為臣不忠大為不敬臣請法卓召詣廷尉治繇罪大鴻臚削爵土臣輒以文書付功曹從事伏須罪誅詔不許予觀近時士大夫自劾者不過云乞將臣重行竄黜閽門待罪而已如繇此章蓋與為他人所糾亡異也豈非身為司隸職存剌舉故如是乎

大義感人

義理感人心其究至於浹肌膚而淪骨髓不過語言造次之間初非有恢奇卓詭之事也楚昭王遭吳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返矣何患無君父老

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犇走赴秦號哭請救竟以傒國漢高祖入關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凡吾所以求爲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已而項羽所過殘滅民大失望劉氏四百年基業定於是矣唐明皇避祿山亂至扶風士卒頗懷去就流言不遜召入諭之曰朕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卿等倉卒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朕甚愧之今聽各還家朕獨與子弟入蜀今日與卿等訣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爲朕致意衆皆哭曰死生從陛下自是流言遂息賊圍張巡於雍丘大將勸巡降巡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大將於前責以大義而斬之士心益勸河北四凶稱王李抱貞使賈林說王武俊託爲天子之語曰朕前事誠誤朋友失意尚可謝況朕爲四海之主乎武俊即首唱從化及奉天詔下武俊遣使謂田悅曰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綏我何得不悔過而歸之王庭湊盜據成德韓愈宣慰庭湊拔刃弦弓以逆及館羅甲士於庭愈爲言安史以來逆順禍福之理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訖爲藩臣黃巢僞赦至鳳翔節度使鄭畋不出樂奏將佐皆哭巢使者怪

之幕客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illegible]泣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旋起兵率倡諸鎮以復長安田悅以魏叛衷師道還亦能以語言動衆心誓同生死及陸贄勸德宗痛自咎悔以言謝天下制書所下雖武夫悍卒無不感動流涕識者知賊不足平凡此數端皆異代而同符也國家靖康建炎之難極矣不聞有此何邪

容齋續筆卷第六

容齋續筆卷第七　十七則

田租輕重

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云一夫治田百畮歲收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盖十一之外更無佗數也今時大不然每當輸一石而義倉省耗別為一斗二升官倉明言十加六復於其間用米之精麤為說分若干甲有至七八甲者則數外之取亦如之庾人執槩從而輕重其手度二石二三斗乃可給至於水脚頭子市例之類其名不一合為七八百錢以中價計之并僦船負擔又須五斗殆是一而取三以予

所見唯會稽為輕視前所二不能一半也董仲舒為武帝言民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而田租口賦二十倍於古謂一歲之中失其資産三十及二十倍也又云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言下戶貧民自無田而耕墾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今吾鄉俗正如此目為主客分云

女子夜績

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謂一月之中又得半夜為四十五日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戰國策甘茂亡秦出關遇蘇代曰江上之貧女與富人女會績而無燭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以是知三代之時民風和厚勤樸如此非獨女子也男子亦然豳風晝爾于茅宵爾索綯言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綯索以待時用也夜者日之餘其為益多矣

淮南王

漢淮南厲王死民作歌以諷文帝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此漢史所書也高誘作鴻烈解敘及許叔重注文其辭乃云一尺繒好童童一

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殊為不同後人但引尺布斗粟之喻耳厲王子安復為王招致賓客方術之士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漢書藝文志淮南內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列於雜家今所存者二十一卷葢內篇也壽春有八公山正安所延致客之處傳記不見姓名而高誘叙以為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然唯左吳雷被伍被見於史雷被者葢為安所斥而亡之長安上書者疑不得為賓客之賢也

薛國久長

左傳載魯哀公大夫云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漢公孫卿語武帝云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案王制所紀九州凡千七百七十有三國多寡殊不侔以環移之一君會朝所將吏卒姑以百人計之則萬國之衆當為百萬塗山之下將安所歸宿乎其為衛言無可疑者所謂存者數十考諸經傳可見者唯薛耳薛之祖是仲為夏禹掌車服大夫自此受封歷商及周末始為宋偃王所滅其享國千九百餘年傳六十四代三代諸侯莫之與比薛壤地褊小以詩則不列於國風以世家則不列於史記而春秋二百

四十二年之間視同儕邾杞滕鄫獨未嘗受大國侵伐則其為邦亦自有持守之道矣

建除十二辰

建除十二辰史漢曆書皆不載日者列傳但有建除家以為不吉一句惟淮南鴻烈解天文訓篇云寅為建卯為除辰為滿巳為平主生午為定未為執主陷申為破主衡酉為危主杓戌為成主少德亥為收主大德子為開主太歲丑為閉主太陰今會元官曆每月遇建平破收日皆不用以建為月陽破為月對平收隨陰陽月遷丑為魁罡也酉陽雜俎夢篇云周禮以日月星辰各占六夢謂日有甲乙月有建破今注無此語正義曰案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為陽破陰陰破陽今不知何書所載但又以十干為破未之前聞也

俗語算數

三三如九三四十二二八十六四四十六三九二十七四九三十六六六三十六五八四十五九四十五六九五十四七九六十三八九七十二九九八十一皆俗語算數然淮南子中有之三七二十一蘇秦說齊王之辭也漢書律曆志劉歆典領鍾律奏其辭亦云八八六十

四杜預注左傳天子用八云八八六十四人又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十六又如淳孟康晉灼注漢志亦有二八十六三四十二六八四十八八八六十四等語

伾文用事

唐順宗即位抱疾不能言王伾王叔文以東宮舊人用事政自己出即日禁宮市之擾民五坊小兒之暴閭巷罷鹽鐵使之月進教坊女優六百還其家以德宗十年不下赦令左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不復叙用即追陸贄鄭餘慶韓皐陽城還京師起姜公輔為刺史人情大悅百姓相聚讙呼又謀奪宦者兵既以范希朝及其客韓泰總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人尚未悟會諸將以狀來辭始大怒令其使歸告其將無以兵屬人當是時此計若成兵柄歸外朝則定策國老等事必不至後日之患矣所交黨與如陸贄呂温李景儉韓曄劉禹錫柳宗元皆一時豪儁知名之士惟其居心不正好謀務速欲盡據大權如鄭珣瑜高郢武元衡稍異己者皆亟斥徙以故不旋踵而身陷罪戮後世蓋有居伾文之地而但務噂引沾沾小人以為鷹犬者殆又不足以望其百一云白樂天諷諫元和四年作其中賣炭翁一篇蓋為宮市然則未嘗能絕也

五十絃瑟

李商隱詩云錦瑟無端五十絃說者以為錦瑟者令狐丞相侍兒小名此篇皆寓言而不知五十絃所起劉招釋名箜篌云師延所作靡靡之樂蓋空國之侯所作也段安節樂府錄云箜篌乃鄭衛之音以其亡國之聲故號空國之侯亦曰坎侯吳兢解題云漢武依瑟造坎侯言坎坎應節也後訛為箜篌予案史記封禪書云漢公孫卿為武帝言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於是武帝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應劭曰帝令樂人侯調始造此器前漢郊祀志備書此事言空侯瑟自此起顏師古不引劭所注然則二樂本始曉然可攷雖劉吳博洽亦不深究且空元非國名其說尤穿鑿也初學記太平御覽編載樂事亦遺而不書莊子言魯遽調瑟二十五弦皆動蓋此云續漢書云靈帝胡服作箜篌亦非也

遷固用疑字

東坡作趙德麟字說云漢武帝獲白麟司馬遷班固書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為言疑之也予觀史漢所紀事凡致疑者或曰若或曰云或曰焉或曰蓋其語舒緩含深意姑以封禪書郊祀志考之漫記于此雍州好時

自古諸神祠皆聚云葢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三神山葢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未能至望見之焉新垣平望氣言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絻焉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出長安門若見五人於道北葢夜致王夫人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云祭封禪祠其夜若有光封欒大詔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河東迎鼎有黃雲葢焉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方士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天子為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獲若石云于陳倉此外如所謂及群臣有言老父則

大以為僊人也可為觀如緱城神人宜可致天旱意乾封乎然其效可睹矣詞旨亦相似

僭亂的對

王莽竊位稱新室公孫述稱成家袁術稱仲家董卓郿塢公孫瓚易京皆自然的對也

月不勝火

莊子外物篇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焚和而道盡注云大而闇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東坡所引乃曰郭象以為大而闇不若小而明陋哉斯言也為更之曰月固不勝燭言明於大者必晦

於小月能燭天地而不能燭毫釐此其所以不勝火也然卒之火勝月耶月勝火耶予記朱元成萍洲可談所載王荆公在修撰經義局因見舉燭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足以配日月乎呂惠卿曰日煜乎晝月煜乎夜燈煜乎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也公大以為然蓋發言中理出人意表云予妄意莊子之旨謂人心如月湛然虛靜而為利害所薄生火熾然以焚其和則月不能勝之矣非論其明闇也

靈臺有持

莊子庚桑楚篇云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郭象云有持者謂不動於物耳其實非持若知其所持而持之持則失也陳碧虛云眞宰存焉隨其成心而師之予謂是皆置論於言意之表玄之又玄後采莊子之語以為說而於本旨殆不然也嘗記洪慶善云此一章謂持心有道苟為不知其所以持之則不復可持矣蓋前二人解釋者為兩而字所惑故從而為之辭

董仲舒災異對

漢武帝建元六年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董仲舒居家推說其意屮槀未上主父偃竊其書奏之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

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此本傳所書而五行志載其對曰漢當亡秦大敝之後承其下流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恣睢者衆故天災若語陛下非以大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迺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迺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其後淮南衡山王謀反上思仲舒前言使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顓斷於外不請既還奏事上皆是之凡與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桀皆以罪輕重受誅二獄死者數萬人嗚呼以武帝之嗜殺時臨御方數嵗可與為善廟殿之災豈無它說而仲舒首勸其殺骨肉大臣與平生學術大為乖剌馴致數萬人之禍皆此書啓之也然則下吏幾死蓋天所以激步舒云使其就戮非不幸也

李正己獻錢

唐德宗初即位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

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責貲財上悅從之正已大憝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紹興三十年鎮江都統制劉寶乞詣閤奏事朝廷以其方命刻下罷就散職寶規取恩寵掃一府所有載以自隨巨舟連檣白金至五艘它所齎挾皆稱是其始謀蓋云此行不以何事必可力買既至趍趄國門不許入覲或以謂欲上諸內府子時為樞密檢詳為丞相言援祐甫所陳乞以寶所齎等第賜其本軍明降詔書遣一朝士以寶平生過惡告諭卒伍使知
明天子惠綏惻怛之意或竄斬固奄有物為己物則宣

因人之言發命詰問在行之物本安所出今安所用悉取而籍之就其舟楫北還乞賜尤可以破其黠驁無厭之謀湯岐公當國不能用也

宣室

漢宣室有殿有閣皆在未央宮殿北三輔黃圖以為前殿正室武帝為竇太主置酒引內董偃東方朔曰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文帝受釐于此宣帝常齋居以決事如淳曰布政教之室也然則起於高祖時蕭何所創為退朝聽政之所而史記龜策傳云武王圍紂象郎自殺宣室徐廣曰天子之居名曰宣

室淮南子云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宣室注曰商宮名一曰獄也蓋商時已有此名漢偶與之同黃圖乃以爲漢取舊名非也

昔昔鹽

薛道衡以空梁落燕泥之句爲隋煬帝所嫉考其詩名昔昔鹽凡十韻垂柳覆金堤蘼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采桑秦氏女織錦竇家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常斂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帷低飛魂同夜鵲倦寢憶晨雞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蹄唐趙嘏廣之爲二十章其燕泥一章云春至今朝燕花時伴獨啼飛斜珠箔隔語近畫梁低帷卷閑窺戶牀空暗落泥誰能長對此雙去復雙棲樂苑以爲羽調曲玄怪錄載籧篨三娘工唱阿鵲鹽又有突厥鹽黃帝鹽白鴿鹽神雀鹽疎勒鹽滿座鹽歸國鹽唐詩媚賴吳娘唱是鹽更奏新聲刮骨鹽然則歌詩謂之鹽者如吟行曲引之類云今南嶽廟獻神樂曲有黃帝鹽而俗傳以爲皇帝炎長沙志從而書之蓋不考也韋縠編唐才調詩以趙詩爲劉長卿而題爲別宕子怨誤矣

將帥當專

周易師卦六三師或輿尸凶九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正凶爻意謂用兵當付一帥苟其儔雜然臨之則凶矣輿尸者衆主也安慶緒既敗遁歸相州肅宗命郭汾陽李臨淮九節度致討以二人皆元勲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者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步騎六十萬為史思明所挫一戰而潰憲宗討淮西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雖以韓弘為都統而身未嘗至既無統帥至四年不克及裴度一出才數月即成功穆宗討王庭湊朱克融時裴度鎮河東亦為都招討使群帥如李光顔烏重胤皆當時名將而翰林學士元稹意圖宰相忌度先進與知樞密魏簡相結度每奏畫軍事輙從中沮壞之故屯守踰年竟無成績正元之誅吳少誠元和之征盧從史皆此類也石晉開運中為契丹所攻中國兵力寡弱桑維翰為宰相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雖杜重威李守正張彦澤輩駑材及庸然重威為主將陽城之戰三人者尚能以身殉國大敗彊胡耶律德光乘橐駝奔竄僅而獲免由是觀之大將之權其可不專耶

容齋續筆卷第七

容齋續筆卷第八（十五則）

蓍龜卜筮

古人重卜筮其究至於通神龜爲卜蓍爲筮故曰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舜之命禹武王之伐紂召公相宅周公營成周未嘗不昆命元龜襲祥考卜然筮短龜長則龜卜猶在易筮之上漢藝文志劉向所輯七略自龜書夏龜之屬凡十五家至四百一卷後世無傳焉今之楪蓍者率多流入於影象所謂龜策惟市井細人始習此藝其得不過數錢士大夫未嘗過而

問也伎術標牓所在如織五星六壬衍禽三命軌析太一洞微紫微大素遁甲人人自以為君平家家自以為季主每況愈下由是藉手于達官要人舟車交錯於道路毀譽紛紜而術益隱矣周禮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杜子春云玉兆顓帝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又掌三易之灋曰連山曰歸藏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今獨周易之書存它不復可見世謂文王畫易六爻為六十四卦然則夏商之易已如是矣左氏傳所載懿氏占曰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成季之卜曰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同復于父敬如君所晉獻公驪姬之繇曰專之渝攘公之渝嫁伯姬之繇曰車說其輹火焚其旗寇張之弧姪其從姑秦伯伐晉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文公納王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鄢陵之戰晉侯筮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宋伐鄭趙鞅卜救之遇水適火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史墨曰盈水名子水位名位敵不可干也杜氏謂鞅姓盈宋姓子蓋言嬴與盈同也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衛莊公卜夢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闔門

塞實乃自後踰此十占皆不可得其說故杜元凱云凡筮者用周易則其象可推非此而往則臨時占者或取於象或取於氣或取於時日王相以成其占若盡附會以爻象則架虛而不經可爲通論然亦安知非連山歸藏所載乎

地名異音

郡邑之名有與本字大不同者顏師古以爲土俗各有別稱者是也姑以漢書地理志言之鴈門之樔陽爲巢陽蓮勺爲輦酌太原之慮虎爲廬夷上黨之沾爲添河内之隆慮爲林慮蕩陰爲湯陰潁川之不羮爲不郎陽之酈爲櫟堵陽爲者陽酇爲讚沛之讚爲嵯鄲爲多清河之鄃爲輸汝南之平輿爲平預濟陰之宛句爲寃劬江夏之沙羨爲沙夷九江之橐皋爲拓姑廬江之雩婁爲吁閭山陽之方與爲房豫琅邪之不其爲不基東海之承爲證長沙之承陽爲烝陽臨淮之取慮爲秋廬會稽之諸暨爲諸旣太末爲闥末豫章之餘汗爲餘干梓潼之汁方爲十方蜀郡之徙爲斯益州之味爲昧金城之允吾爲鉛牙允街爲鉛街武威之樸剽爲蒲環張掖之番禾爲盤和安定之烏氏爲烏之上郡之龜茲爲丘茲西河之鵠澤爲楛澤代郡之狋氏爲權精遼西之

且慮為趄盧令支為鈴祇遼東之番汗為盤寒樂浪之黏蟬為黏提南海之番禺為潘隅蒼梧之荔浦為肄浦交趾之羸𨻻為蓮簍九貞之都龐為都聾日南之西捲為西權淮陽之陽夏為陽賈魯國之番為皮皆不可求之於義訓字書亦不盡載也

韓嬰詩

前漢書儒林傳敘詩云漢興申公作魯詩后蒼作齊詩韓嬰作韓詩又云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嬰為文帝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作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武帝時與董仲舒論於上前精悍分明仲舒不能難其後韓氏有王吉食子公長孫順之學藝文志韓家詩經二十八卷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今惟存外傳十卷慶曆中將作監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于杭其末又題云蒙文相公改正三千餘字予家有其書讀首卷第二章曰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子貢曰吾將南之楚逢天暑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水流而趨海

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孔子抽琴去其軫子貢往請調其音婦人曰吾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孔子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子貢曰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曰子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切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觀此章乃謂孔子見處女而教子貢以微詞三挑之以是說詩可乎其謬矣甚矣它亦無足言

五行衰絕字

木絕於申故神字之訓為木自斃水土絕於巳故汜字之訓說文以為窮瀆圯字之訓為岸圮及覆火衰於戌故烕為滅金衰於丑故鈕為鍵閉製字之義昭矣

漢表所記事

漢書功臣表所記列侯功狀有紀傳所軼者韓信擊魏以木罌缶度軍表云祝阿侯高邑以將軍屬淮陰擊魏罌度軍（史記作缻）蓋此計由邑所建也信謀發兵襲呂后其舍人得罪信囚欲殺之舍人第上書變告信欲反晉灼注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表有滇陽侯樂說史記作欒說以淮陰舍人告反侯盖非謝公也須昌侯趙衍從漢王起漢中雍軍塞渭上上計欲還衍言從它道道通

中牟侯單右車始高祖微時有急給高祖馬故得侯印侯黃極忠以群盜長為臨江將已而為漢擊臨江王祁侯繒賀從擊項籍漢王敗走賀擊楚追騎以故不得進漢王顧謂賀祁王（史記作侯）顏師古曰謂之祁王盖嘉其功故寵褒之許以為王也它復有與傳小異者史記張良傳項梁立韓王成以良為韓申徒徐廣云申徒即司徒語音訛轉也而漢表良以韓申都下韓師古云韓申都即韓王信也楚漢春秋作信都古信申同字案之與韓王信了不相干顏注誤矣自司徒訛為申徒自申徒為申都自申都為信都展轉相傳古書豈復可以字義求也韓信歸漢為治粟都尉表以為票客師古曰與紀傳參錯不同或者以其票疾而賓客禮之故云票客也史記作典客索隱以為粟客此外又有官名非史所載者如孔聚以執盾從周竈以長鈹都尉郭蒙以戶衛宣虎以重將重將者主將領輜重也耏跖以門尉棘丘侯襄以執盾隊史郭亭以塞路塞路者主遮塞要路以備敵寇也丁禮以中涓騎爰類以慎將謂以謹慎為將也許盎以騈憐說衛騈憐者二馬曰騈謂並兩騎為軍翼也說讀曰稅稅衛者軍行初舍止之時主為衛也許瘛以趙右林將林將者將士林猶言羽林之將也清侯以弩

將留盼以客王馮解散以代大典大典主爵祿之官也史記作太尉靳彊以郎中騎千人之類聊紀於此以示讀史者云

蕭何紿韓信

黥布爲其臣賁赫告反高祖以語蕭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擊赫使人微驗淮南布遂反韓信爲人告反呂后欲召恐其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稱陳豨已破紿信曰雖病强入賀信入即被誅信之爲大將軍實蕭何所薦今其死也又出其謀故俚語有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之語何尚能救黥布而翻忍於信如此豈非以高祖出征呂后居内而急變從中起已爲留守故不得不亟誅之非如布之事尚在疑似之間也

彭越無罪

韓信英布彭越皆以謀反誅夷信乘高祖自將征陳豨之時欲詐赦諸官徒發兵襲呂后太子布見漢使驗問即發兵東取荊西擊楚對高祖言欲爲帝其爲反逆已明唯越但以稱病不親詣邯鄲之故上既赦以爲庶人而呂后令人告越復謀反遂及禍三人之事越獨爲冤且扈輒勸越反越不聽有司以越不誅輒爲反形已具然則貫高欲殺高祖張敖不從其事等耳乃以爲不知

狀而教得釋何也欒說告信賁赫告布皆得封列侯而梁大僕告越不論賞豈非漢朝亦知其故耶欒布爲越大夫使於齊而越死還奏事越頭下上召罵布欲亨之布謂越反形未見而帝以苛細誅之上乃釋布拜爲都尉然則高祖於用刑爲有負於越矣傷哉

蜘蛛結網

佛經云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莊子云惟蟲能蟲惟蟲能天蓋雖昆蟲之微天機所運其善巧方便有非人智慮技解所可及者蠶之作繭蜘蛛之結網蜂之累房燕之營巢蟻之築垤螟蛉之祝子之類是已雖然亦各有幸

不幸存乎其間蛛之結罔也布絲引經捷急上下其始爲甚難至於締而織之轉盼可就疏密分寸未嘗不齊門檻及花梢竹間則不終日必爲人與風所敗唯閑屋垝垣人迹罕至乃可久久而享其安故燕巢幕上李子以爲至危李斯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倉中之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豈不信哉

孫權稱至尊

陳壽三國志固多出於一時雜史然獨吳書稱孫權爲至尊方在漢建安爲將軍時已如此至於諸葛亮周瑜

見之於文字間亦皆然周瑜病困與權書曰曹公在此劉備寄寓此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破曹公還權迎之肅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呂蒙遣鄧玄之說郝普曰關羽在南郡至尊身自臨之又曰至尊遣兵相繼於道蒙謀取關羽密陳計策曰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陸遜謂蒙曰下見至尊宜好為計甘寧欲圖荊州曰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至尊當早規之權為張遼掩襲賀齊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權欲以諸葛恪典掌軍糧諸葛亮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疎糧穀軍之要最足下特為啓至尊轉之遜以白權凡此之類皆非所宜稱若以為陳壽作史虛辭則魏蜀不然也

康山讀書

杜子美贈李太白詩康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說者以為即廬山也吳曾能改齋漫録內辨誤一卷正辨是事引杜田杜詩補遺云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厭先避仇客蜀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康山白讀書於大康山有讀書堂尚存其宅在清廉鄉後廢為僧坊稱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吳君以是證杜句知康山在蜀非廬山也予

案當塗所刋太白集其首載新墓碑宣歙池等州觀察使范傳正撰九千五百餘字但云自國朝已來編於屬籍神龍初自碎葉還廣漢因僑爲郡人初無補遺所紀七十餘言豈非好事者僞爲此書如開元遺事之類以附會杜老之詩耶歐陽忞輿地廣記云彰明有李白碑白生於此縣蓋以傳說之誤當以范碑爲正

列國城門名

郡縣及城門名用一字者爲雅馴近古今獨姑蘇曰吳郡吳縣有盤門閶門葑門婁門齊門它皆不然春秋時列國門名見於左氏傳者鄭最多曰渠門純門時門將門閎門皇門郭門墓門又有師之梁桔柣之門周曰圉門魯曰雩門雉門稷門萊門鹿門又有子駒之門公羊傳有爭門吏門宋曰澤門揚門桑林之門邾曰魚門范門衛曰閔門蓋獲之門齊曰雍門亦有揚門鹿門稷門吳曰胥門宋垤澤之門見孟子

緇塵素衣

陳簡齋墨梅絕句一篇云粲粲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只恨緇塵染素衣語意皆妙絕晉陸機爲顧榮贈婦詩云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齊謝元暉酬王晉安詩云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正

用此也

去國立後

齊高氏食邑於盧高弱以盧叛齊閭丘嬰圍之弱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高酀弱致盧而出奔晉魯臧氏食邑於防臧紇得罪使來告曰苟守先祀敢不辟邑乃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案弱紇二人據地要君故孔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然齊魯之君竟如其請不以要君之故而背之盖當是時先王之澤未熄非若戰國務爲詐力權謀之比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者也降及末世遂有帶甲納降既解甲即圍而殺之者不仁孰甚焉

詩詞改字

王荊公絕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間鍾山秖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吳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爲過復圈去而改爲入旋改爲滿凡如是十許字始定爲綠黃魯直詩歸燕略無三月事高蟬正用一枝鳴用字初曰抱又改曰占曰在曰帶曰要至用字始定予聞於錢伸仲大夫如此今豫章所刻本乃作殘蟬猶占一枝鳴向巨原云元不伐家有魯直所書東坡念奴嬌與今人歌不同

者數處如浪淘盡爲浪聲沉周郎赤壁爲孫吳赤壁亂石穿空爲崩雲驚濤拍岸爲掠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爲多情應是笑我生華髮人生如夢爲如寄不知此本今何在也

姑舅爲婚

姑舅兄弟爲婚在禮法不禁而世俗不曉案刑統戶婚律云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及姨若堂姨母之姑堂姑己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女壻姊妹並不得爲婚姻議曰父母姑舅兩姨姊妹於身無服乃是父母緦麻據身是尊故不合娶及姨又是父母大功尊若堂姨雖於父母無服亦是尊屬母之姑堂姑並是母之小功以上尊己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亦謂堂姊妹所生者女壻姊妹於身雖並無服據理不可爲婚、並爲尊卑混亂、人倫失序之故。然則中表兄弟姊妹正是一等。其於婚娶、了無所妨。予記政和八年知漢陽軍王大夫申明此項、敕局看詳、以爲如表叔取表姪女從甥女嫁從舅之類甚爲明白徽州法司編類續降有全文今州縣官書判至有將舅姑兄弟成婚而斷離之者皆失於不能細讀律令也惟西魏文帝時禁中外及從母兄弟姊妹爲婚周武帝又詔不得娶母同姓以爲妻妾宣帝詔

母族絶服外者聽婚皆偏閏之制漫附於此

容齋續筆卷第八